

第一章 达芬奇和蒙娜丽莎

繁星和宇宙，浩瀚的未知的领域。无数穿越星球大气的流星，美丽的彗星，流浪的游子。

在美丽的银河的背景下，从深邃的星空缓缓航行来一艘巨大的星际飞船，漆黑的外表显露出金属般的光泽。飞船的驾驶舱里有一个高大的身形，此时，他正在眺望外太空无边无际的静谧。

法利亚·亨·仑巴多，宇宙星际冒险者，人马星阿尔法行星智慧生物，此次航行是他的第3709次星际探险，他的目标是遥远的3万多光年的太阳系，因为前面有十多位探险者陆续传递回了该星系中行星地球的许多资料。

星际航行中旅途总是漫长的，利用这大量的时间，法利亚阅读了关于地球的资料，当他看到地球智慧生物创造的艺术品的时候，他感叹行星中有如此具有灵性的生物存在，同时又如此的美丽。

呈现在法利亚眼前的是中世纪的一副油画，画面是一个成熟的少女刚从身旁水池中灌满的水罐从自己的肩头小心的淋下，水珠跳跃着滚过女孩子滑润的，赫色的皮肤，在珍珠一样的圆润和柔和的阴影里，女孩子的眼睛望向法利亚。

法利亚的身后是巨大的液体容器，容器内有两个类似生物的躯体的影子，在时而出现微小气泡的淡绿色液体里面浸泡着。

法利亚将目光注视到容器内的生物上，这两个被浸泡的生物曾经是法利亚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在人马星系阿尔法行星，所谓生物金字塔上仅仅只有灵长目人猿科被称为阿尔法星人的高级智慧生物，金字塔的第二层，是阿尔法犬科和猫科，阿尔法星人习惯饲养这两个科目的动物作为自己的宠物和陪伴自己的朋友。

现在被浸泡在容器液体中的就是曾经伴随法利亚数千个宇宙年的两个宠物，阿尔法星际犬卡佩拉和阿尔法星狸猫朵克丽。

法利亚正在从事阿尔法行星一直禁止的生物进化和改造实验，一千个宇宙年前，该行星政府曾经以法利亚从事威胁行星安全的物种实验为名，罚款并将法利亚限制自由两百个宇宙年，而如今，在远离阿尔法行星的外太空，法利亚固执的进行着自己的生物改造实验。

当法利亚浏览了地球智慧生物的资料后，下定了决心，他要把自己的两个朋友改造成地球智慧生物的形态和让它们具有更先进的功能。

航行在行星与行星之间继续着，星际飞船在星系和星系之间穿插着，时而避开危险的粒子流和各种引力对飞船的影响，当飞船经过长时间的航行，离太阳系还有一万光年的时候，法利亚的改造实验已经接近尾声。

法利亚指导着卡佩拉的生理改造，他尽量保持卡佩拉的原由机体的生命原的优点，比如，肌肉组织的再生功能和高密度的身体结构，同时也使所有身体的各部分都继承原来肌肉细胞的再生能力，而达到整个机体都具有再生功能。

法利亚按照地球人的标准改造的卡佩拉身高185公分，质量是210千克。

而朵克丽的改造可以看到中世纪艺术家的手笔，浑圆的肢体，丰润、美丽、健康，宛如维纳斯的诞生中踏着浪花，娇羞的女神。

这个美神的身高是178公分，质量是150千克。

法利亚用星际飞船的武器扫描系统扫描这两个改造的生物，卡佩拉，战斗力2100，修复力35000，特殊能力，再生，学习；朵克丽，战斗力300，修复力35000，特殊能力，再生，学习。

法利亚对自己的努力比较满意，看着仍然是蓝紫色皮肤覆盖全身表面的卡佩拉，不禁露出一些笑意。朵克丽的皮肤是浅褐色。

卡佩拉重新睁开血红色的眼睛时，发现自己仍然在熟悉的飞船里面，但是，发现身体好象有点不舒服，具体来讲应该是不适应，他四周望了望，看见不远处也有一个浅褐色外表的陌生生物，用她的淡黄色的眼睛在四下寻找什么。

朵克丽已经醒来，也正在上下打量不远处这个蓝紫色外表的奇怪的生物，但是，感觉并不太害怕，好象是自己熟悉的一个很亲近的朋友。她象往常一样，微微歪着头，用探询的眼光注视着他。

卡佩拉心里涌起强烈的熟悉的感觉。

这时，法利亚微笑着出现在他们面前，“感觉怎么样？”接着又笑了笑，“哦，你们也许还需要一些基本的资料，等一会见。”说完，对身后的控制感应器挥了挥手。卡佩拉和朵克丽疲倦的闭上了眼睛，卡佩拉仿佛看见在黑暗又一次统治自己之前，对面陌生的生物对自己笑了一下。

法利亚对飞船的智能系统说道，“用催眠教学方式，把地球资料和你认为他们应该掌握的所有资料都提供给他们，对了，同时请告诉实验的一切，他们应该有个新名字，对，就叫达芬奇和蒙娜丽莎吧，让他们忘记自己曾经叫卡佩拉和朵克丽吧。还有语言功能，让他们掌握人马星语言和地球人的语言吧。”

“达芬奇，能和我交谈吗？”当法利亚又一次面对刚刚清醒的达芬奇，笑着问道。

“我……”达芬奇有点不习惯。

“就称呼我法利亚长老吧。”法利亚随和的笑起来。

“哇，我和主人一样啦。”刚刚清醒的蒙娜丽莎夸张的叫着。

法利亚张开双臂，任凭敏捷的扑过来蒙娜丽莎把自己缠着。

“对了，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宇宙中的智慧生物之一了，请记住宇宙生物法则。”法利亚爱怜的摸着蒙娜丽莎的头发，说道。

“第一，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利至高无上。”

“第二，尊重宇宙中的任何其他生命。”

“这些很重要。”法利亚严肃的说着。

“……法……利……亚……长老，我还不……习……惯……”达芬奇仍然有点结巴。

“一直以来，你就好笨笨的，我觉得很好啊。”截然相反的是蒙娜丽莎扭来扭去，活脱脱是只小狸猫再版。

“达芬奇，你一直陪我探险的，是我知道的最勇敢的战士，给你佩带武器，做个星际战士吧。”法利亚说道。

“好。”

“我不做战士，我要帮你驾驶飞船。”蒙娜丽莎仍然没有安静的迹象。

“哈哈，你驾驶飞船，不要撞在恒星上啦。”法利亚忍不住笑着。

“什么嘛，要嘛。”

达芬奇装配了生物殖装护甲和宇宙服，右胳膊佩带了星际死光刀，左胳膊佩带了磁场防护盾以后，扫描战斗力的结果是9700。

蒙娜丽莎也装配了生物殖装护甲和宇宙服，同样装配了星际死光刀和防护盾，扫描战斗力是1100。

“死光刀和使用者的能力、斗志、耐力和承受力都有很大关系，相信不久的将来，达芬奇你会掌握的，飞船系统给达芬奇和蒙娜丽莎的护甲上殖装上测量自己和对手战斗力的装置吧。”法利亚看了显示的数据，说道。

接下来的旅行中，达芬奇努力的掌握各种武器的使用技巧和了解地球文明的资料，而一心想在星际旅行的蒙娜丽莎努力的学习着星际中的各种有用的知识。

又经过几个宇宙年的航行，飞船终于进入了太阳系。

蒙娜丽莎给飞船起了个新名字，俨然一副新主人的模样，她称呼飞船为“丽莎之吻”。

达芬奇听了这个提议，冷冷说了句，“不好。”

蒙娜丽莎听到连一直很谦让自己的达芬奇都不同意自己的提议，立刻紧张起来，软磨硬泡要达芬奇听自己的。法利亚任凭蒙娜丽莎独自去胡闹，毫不理会。

飞船夹带着天火从天边轰鸣着滚过，然后落在了地球的西半球。因为地球的引力和资料上提供的大相径庭，法利亚还没有来的及调整就手忙脚乱的迫降了飞船，结果由于引力过大，飞船象陨石一样落在地面上，近千米的庞大船体有三分之二深深镶嵌在地表的半泥沙、半岩石中。

“咳，糟糕了，我们哪里都去不了了。”蒙娜丽莎用手托着脸，叹息了一声。

“看看地图，我们落地点是什么地方？”

“我们落在这片大陆的西南端了。”达芬奇指着地图回答道。

“哦，这个国家是东西方交界处的一个国家，我们试图和他们联系，寻求帮助吧。”法利亚说道。

“地球人愿意交往吗？”

“人马星有数十名探险者来到过这个星球，应该有所交涉的。”

法利亚他们的飞船东面几百公里的地方，是一座这片大陆上少见的繁荣的都市，大马列士革的君主就住在这里。

没有经过多久，落地时产生的火光和轰鸣就引来了很多好事者，也通过这些好事者，法利亚和大马列士革的君主取得了联系，这个骑士时代的封建领主请自己的使者给法利亚看了自己保存的上一个人马星的探险者的飞船的友谊钥匙，并答应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法利亚立刻放心下来，因为人马星探险者的友谊钥匙是探险者独有的，同时爽快的答应了领主邀请他们到自己王城的要求。

进行了一番接待以后，领主带着三个人来到圣堂面前，圣堂门口是一个洁白的广场，当达芬奇快要离开广场，进入圣堂的时候，仿佛有所警觉，猛回头一看，只见有一群黑色盔甲的骑士和武士出现在身后，再回过头，圣堂的门已经在面前紧紧关闭。

达芬奇惊讶的发现对面的黑衣武士都有极强的战斗力，和刚进城时接

触的仅仅200多战斗力的骑士简直是天壤之别。其中居然有战斗力超过2000的，而黑盔骑士也普遍在1000以上，立刻明白，法利亚一定很危险。

法利亚此时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他没有想到，会突然遭到袭击，他仅用随身的磁力盾牌抵挡了一下，还没来的及思索，一道闪电穿破了所有的阻挡，将他的不相信的面孔劈的粉碎。

蒙娜丽莎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骑士用闪电一样的长矛刺碎了法利亚的面孔，发出一声撕心的惨叫，紧接着右手挥出一道绚丽的彩虹，对着这个骑士挥出了死光刀。

只听见这个骑士大喝道，“封神破甲！”四周立刻又出现了几名银盔骑士，一阵巨大的破坏力从这些未开化的骑士的长枪激荡而来，蒙娜丽莎突然惊奇的发现这些后来出现的银盔骑士战斗力高达5000多，还没有来得及扫描第一个出现的骑士的战斗力的，就被解除了所有的武装，一枪扫在脸上，巨大的震荡使她昏了过去。

而广场上的达芬奇同时也陷入了苦战，达芬奇施展右手的死光刀，将迎面冲来的第一个黑骑士连人带马砍成两截，涌出的鲜红的血泉立刻象暴雨一样洒在达芬奇的身上。

这时左边的一个黑衣武士全力投出了自己的长刀，刀身夹带着风声，迎面而来，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战士达芬奇快速扬起左手用磁力场形成的盾牌。

只听见当一声脆响，飞速旋转的长刀在达芬奇身旁撞出火星，坠落在地上。

接着，正面的黑盔骑士已经扑到面前，长枪带着一股气流象一条毒龙一样刺向达芬奇。

达芬奇侧身闪过，抬起右腿，一脚踢在黑盔骑士的坐骑的前胸，只听见令

人色变的可怕的骨骼断裂的声音和烈马惊天动地的嘶叫，同时整匹骏马和上面的骑士都几乎凌空向后翻滚出十几米，难以想象的攻击力使黑盔骑士也失去了战斗力。

达芬奇已经手刃了数十名黑盔骑士和一名黑衣武士，黑衣武士比骑士更难对付，他们敏捷，躲闪较快，而且手里的泛着蓝光的利刃锋利无比，他们的武器已经使达芬奇的磁力盾牌出现崩溃的迹象。

这时，达芬奇身后的圣堂大门突然打开，飓风一样飞奔出五名银盔骑士，首当其冲者用难以想象的速度对达芬奇的背后甩出了手中的长矛！

达芬奇的前面正有一名黑盔骑士将长枪舞做金龙一般向他攻来，左右各有一名黑衣武士劈出凌厉的一刀，上面有十几只长矛封住去路。

达芬奇右手的死光刀从右下方开始划出一道彩虹，将右边的黑衣武士连同他的蓝刃切为碎片，又切断了面前的长枪和手持长枪的骑士，这时，左手的磁力盾牌被重重的刀光正中，背后银盔骑士的毒矛毫不留情的刺穿了达芬奇的宇宙服和护甲，从后面扎入了胸膛，枪尖从胸前突然带着蓝紫色的血花凸现而出，余力将达芬奇震的腾空而起，远远的摔在尘土里。

达芬奇挣扎的站起来，将刺穿自己胸膛的长矛从身后拔出，左手摔掉磁力盾牌，双手将死光刀握住，一双通红的眼睛喷着火苗注视着刚刚出现的五名银盔骑士。

银盔骑士转眼已经来到达芬奇面前，四杆封神长枪如蛟龙出海一样从不同方向刺向身受重伤的星际战士，还有一个银盔骑士抽出自己的战刀，劈出一片瀑布一样的银光从上而下，从前而后在四杆长枪的攻击缝隙中砍向达芬奇。

达芬奇双手将早以举起的死光刀斜斜劈下，死光刀使两条银龙刹那间失去了颜色，同时有两条银龙从正面直直刺进了星际战士的身体，从长枪的缝隙中劈下的战刀深深切过达芬奇的额头，达芬奇被战刀掀掉了左眼和半个脸颊。

两条刺进星际战士的银龙一个蛟龙摆尾，将达芬奇挑上了半空。

又从圣堂中冲出两匹高大的骏马，马上的骑士都是金色盔甲，此时，整个人和马连成一体，用仿佛是雷声一样的冲击力向从空中落下的达芬奇冲刺而去。

达芬奇在空中用尽力气将紧紧抓住的死光刀劈向离自己最近的银盔骑士，银盔骑士的长枪也毫不躲闪的刺向困兽犹斗的星际战士。

三柄长枪同时又一次刺穿了达芬奇的身体，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撕开了星际战士的战神一样的躯干，达芬奇最后劈出的一记死光刀也无目的的落在银盔骑士身旁的地上，接着，星际战士沉重的躯体也重重落在尘土飞扬的地上。

七杆利矛无情的插进了已经死亡的星际战士身体里，最后一杆醒目的金色的长枪从天而降，从达芬奇的头部正中间穿过，星际战士的残留的躯体再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了。

金甲骑士将所有的骑士带领着穿过了广场，停留在圣堂前。

领主从圣堂里面走了出来，“幸亏有圣骑士团在，不然，我们绝对是无法抵御这样的魔鬼的。”

“他们好象和三年前血洗亚平宁大陆的恶魔不是一起的，战斗力差很多呢，但是斗志真令人恐惧。”一位高高坐在马上的金甲骑士回答道。

这时，从圣堂里又出现了三名金甲骑士和数十名银盔骑士。

“我们以为他们的首领会很扎手，没想到，简直不堪一击。”刚从圣堂出来的击碎法利亚头颅的金甲骑士大为惊讶。

“是啊，三年前为了将恶魔怖勒克杀死，我们圣骑士团有五名圣战士、十五名黄金圣骑士、四十名白银圣骑士战死，真不敢想象当时的场景啊。刚好圣骑士团一大半的骑士护送教皇到撒帝利城，今天我们剩余的圣骑士团倾巢而出，开始还担心不能抵挡他们呢，所以把希望都放在暗算能够一击成功呢，真是万幸。”黄金圣骑士仍然心有余悸。

“他们肯定是一起的，因为我给他们看了怖勒克的标志物，他们才信任我们，来到这里的。”领主肯定的说。“对，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恶魔的巢穴彻底毁灭，这也麻烦你们啦，他们巢穴的大概位置你们应该知道吧。”

“好的，你们，将被杀死魔头的所有躯体和战死的圣骑士，放置在圣堂的圣炉中，立刻全部焚烧，将被抓住的女魔头交给我们圣骑士团，我们将用钢精制成三层铁笼，把她带回圣地，等教皇回来发落。”

随着圣骑士的话音，所有的尸体都在圣炉的熊熊烈焰中灰飞烟灭，法利亚和星际战士达芬奇被烧成了宇宙中最微小的颗粒。

当蒙娜丽莎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手脚被巨大的铁镣铐锁着，置身子一个数层精钢打造的囚笼之中，周围都是当时杀死法利亚的骑士们。

蒙娜丽莎吓坏了，眼泪流了下来，四周张望着，“达芬奇，达芬奇，你在哪里呀？”

第二章 星空的咆哮

圣堂里面，蒙娜丽莎仍然在哭着，她不停的四处张望着，她感到不舒服，有点想呕吐，也害怕，害怕的整个身体都快要经挛了，更让她害怕是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一点也感觉不到达芬奇了，好象在这个陌生的星球上，法利亚和达芬奇已经将她抛弃了。

一想到这里，她又忍不住，扁着嘴，呜咽着哭起来，“达芬奇，你在哪里？别丢下我一个人，我害怕。”

夜晚又降临大马列士革，在距离刚刚鏖战过的圣堂广场不远处，有片小树林，树林里一片平静。这片树林里生活着几群蚂蚁，在地下构造着自己伟大的王国。靠近广场有一个蚁穴，正有十几只蚂蚁费力的将一个看起来象橄榄的东西拖进它们的食物储藏室。

食物储藏室里有被咬死的各种昆虫和大小不一的米粒，蚂蚁在储藏室里井然有序的忙碌着，突然，局面发生了异常，储藏室的空气好象出现了不协调的味道。

最开始的慌乱是拖动那个大橄榄的蚂蚁造成的，它如果有感觉，就一定感觉到面前的大橄榄突然轻微动了一下，具体的说，就象眼睛一样眨动了一下，这只蚂蚁立刻慌乱的左右摆动了一下触角，旁边的蚂蚁也同样左右摆动了一下触角，异常的气氛就蔓延了。

紧接着，异常的气氛变成了恐慌，因为刚才象眼睛一样眨动的大橄榄继续眨动了，并开始膨胀，吞噬了四周的蚂蚁和储藏室里的食物，现在可以看出来，这是个眼睛，几个小时前在圣堂广场上的鏖战中被圣骑士的战刀掀掉的星际战士达芬奇的一只眼睛！

这只眼睛远远的落在了战场的角落里，被这个行星上的几只不起眼的蚂蚁搬运到了自己的食物储藏室。这个眼睛继续膨胀着、吞噬着一切可以转化成能量的东西，当这个蚂蚁王国的蚁后也被一直膨胀的蓝紫色的生命体吞噬的时候，这个蓝紫色的生命体已经出现了一个人体的形状了。

月光透过圣堂广场旁的树林照耀在松软的土层上。土层轻微的颤动了几下，紧接着，整个地面被掀起来，星际战士达芬奇蓝紫色的皮肤在月光下又一次散发出强悍的光芒。

达芬奇继续任凭残缺的身体完成着再生，同时因为脑细胞刚刚完成再生，仿佛思维还不很流畅，达芬奇失去了所有的武器，唯一能够利用细胞再生的能当作攻击武器的就是殖装护甲，他改变着胳膊上的殖装护甲，又经过了几个小时，达芬奇已经可以随意的自由伸缩的控制着由胳膊上的殖装护甲演变的近一米的刺突。

达芬奇扬了扬手，本来紧贴着平滑的胳膊上的殖装护甲突然出现一长一短两根雪亮的刺突，它们象锋利的长剑一样将眼前的树枝削的粉碎，星际战士血红色的眼睛喷着怒火凝视着月光下静谧的圣堂。

达芬奇小心的在远离圣堂的四周慢慢移动，当他完整绕了一圈以后，

从焦糊的气味中已经知道他们焚烧了自己的躯体，但是还惊讶的发现有利比亚躯体的气味，他不敢相信这一点。他也依靠自己超极嗅觉确定蒙娜丽莎还在圣堂里面，先要救蒙娜丽莎，一想到蒙娜丽莎一定被他们折磨，星际战士就不禁愤怒的全身的护甲发出挤压碰撞的声音不停作响，如果怒火也可以焚烧东西，相信达芬奇的怒火可以融化整个大马列士革的王城。

先要找回自己的死光刀和磁力盾牌，不然很难和看守蒙娜丽莎的骑士一搏，达芬奇仔细分辨着，寻找着武器的下落。

终于确定自己的武器在圣堂东南角的一间房间里，同时有十多名黑盔骑士在房子周围，达芬奇没有犹豫地冲进了房间，他一眼看见圣龕下面正放置着自己的武器，一个虎扑，纵身向死光刀跳去。

正在祈祷的黑盔骑士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目瞪口呆的又看见星际战士，全都被吓傻在当地。

几个反应比较快的骑士看出了达芬奇的意图，“他现在没有武器，他想夺回武器，挡住他。”

已经有两个骑士抽出战刀，劈向星际战士达芬奇。

达芬奇两只手左右飞快的一扬，每个胳膊都突然伸展出一米的殖装刺突，象几把利刃一样切断了分别从左右夹击的骑士的手腕，并刺穿了他们的黑色装甲，深深划开了他们的胸膛，鲜红的血立刻喷射出来。

当骑士们象炸锅一样向其他人发出警告的时候，达芬奇已经把重新夺回的死光刀紧握在右手中，左胳膊也佩带了磁力盾牌，开始对房间里的黑盔骑士进行血腥的屠杀。

只见蓝色的光芒不停的闪耀，每一次光芒四射都伴随着哀号和鲜血，达芬奇用最快的速度砍碎了挡在自己面前的骑士，根据蒙娜丽莎的气味，低声咆哮着，向目标扑去。

当达芬奇冲到走廊上，已经被众多的骑士团团包围。

“五名银盔骑士去守住女魔头。”一名金甲骑士抽出战刀，对身旁的骑士说道。

达芬奇看着四周的五名金甲骑士和数十名银盔骑士，其他黑盔骑士都密密的分布在周围。

金甲骑士，战斗力13000，比自己高出许多，何况自己一个人，他们人多势重，达芬奇想到这里，立刻转身对身后的一名银盔骑士全力发出进攻，死光刀一片夺目的绚丽景象排山倒海攻向对方，银盔骑士敏捷的侧身躲过，正准备反手一刀回敬，突然不敢相信的看见星际战士的胳膊上的护甲突然暴突出两支雪亮的利刃一样的圆刺，将自己的银盔刺穿，刺进自己的胸膛，不沾一滴鲜血的强劲贯穿自己的身体。

达芬奇攻击身后的银盔骑士时，五个金甲骑士同时发出了攻击，五把金光耀眼的战刀分别使出疾风斩、烈焰奔、风魔骑士斩、金刚斩和炎龙霸，强大的足以撕裂整个空间的攻击把狭小的圣堂刹那间变成了炼狱。

达芬奇左手的磁力盾牌快速将自己后背保护起来，同时将殖装护甲集中在自己被金甲骑士攻击的身体一侧。磁力盾牌形成的磁场在疾风斩和烈焰奔的双重冲击下彻底崩溃，风魔骑士斩、金刚斩和炎龙霸结结实实的全部都打在星际战士达芬奇的背上，一柄金色耀眼的战刀象撕裂纸箔一样又一次深深切入达芬奇的身体，在强大的冲击力下，达芬奇整个身体立刻腾空飞起，星际战士竟然被五柄战刀的冲击力打击地直线飞了起来，凌空消失在圣堂外

的黑暗中。

“快，追。”圣骑士们争先恐后的随着星际战士消失的方向跳出圣堂，奇怪的是，在大家搜索后，没有看见达芬奇的踪影。

圣堂前面的广场上无数的影子被月光照耀的十分惨然。

“不好，中了他的诡计，他去救女魔头了。”圣堂门口的一位金甲骑士听见圣堂里面有动静，突然恍然。

蒙娜丽莎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喧闹，不久，一个熟悉的身影破门而入，疾风劲马的一个照面，就把一个银盔骑士用胳膊上的突刺刺穿后牢牢钉在墙上，然后达芬奇收回雪亮的肘刃，向另外四个银盔骑士同时劈出死光刀。

“达芬奇，我好害怕，法利亚长老被他们杀死了，我好担心你也被他们杀死了，快救我，我知道你肯定比他们厉害的，不过，刚才我好害怕。”蒙娜丽莎脸上还挂着眼泪，看见达芬奇，说了两句话，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别怕，我会杀光他们。”达芬奇说着，飞快的将另一名银盔骑士一脚踢中，这个骑士的头和整个身体都撞碎在墙壁上，墙壁上立刻象开了一朵巨大的梅花一样鲜艳许多。

达芬奇飞速的回身，用劲力气一刀劈在囚禁蒙娜丽莎的最外面一层钢精打造的牢笼上，最外层的牢笼的钢柱上立刻出现了一道深痕。

剩余的三名银盔骑士摆成了枪阵，利用这个间隙，三人合力运气使出了震撼乾坤的必杀技天地游龙。

达芬奇左手扬起磁力盾牌，天地游龙撞碎了磁力场的保护，打在了达芬奇的胸前，达芬奇狂吐了一口紫血。右手死光刀力劈华山一样将刚消耗过度，无力抵抗的银盔骑士连连斩杀两名。

蒙娜丽莎吓的顿时面无人色，“天啦，他们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厉害呢，你吐血了呢。”

“没事。”达芬奇已经打碎了两层牢笼，用左胳膊的肘刃切开了最后一层囚笼，同时也宰杀了最后一名银盔骑士。

达芬奇扬起死光刀，正准备切断蒙娜丽莎的镣铐，突然一杆金色的长枪如吐芯的毒蛇，一口将达芬奇咬了正着，达芬奇被金枪贯穿身体，连带着被钉在了对面的墙上。

门口出现了五个黄金圣骑士。

达芬奇用手将金枪一把从身体中拔出来，扔在一边，再次扑向蒙娜丽莎的镣铐，又一道金光闪过，达芬奇身体又被一杆金枪前后贯穿。

“达芬奇，你快跑啊，傻瓜，快逃跑啊，你和他们单打独斗都不是对手啊！”蒙娜丽莎扫描了黄金圣骑士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哭着对达芬奇叫嚷道。

“不，一起走。”达芬奇又一次扑向蒙娜丽莎的镣铐。

黄金圣骑士毫不手软的分别使出了必杀技，达芬奇勉强躲过两招，其他三个黄金圣骑士的战刀无情的又一次给星际战士的身体留下了重创。

星际战士的整个躯体已经被紫色的鲜血浸透，死光刀仍然紧紧的被抓在右手，一双惨红的眼睛呈现出从来未曾有过的绝望，怒火和斗志仍然清晰可见的熊熊燃烧！

“走啊，傻瓜，快逃跑啊，你如果被他们杀死，我就没有人管了，哇……”蒙娜丽莎看着血肉模糊的星际战士，放声大哭起来。

“一起走。”

“求求你啦，我好害怕你不在啦，长老已经不在了，我只有你啦，你要

保护自己，要救我出去啊，呜……”蒙娜丽莎的哭声也绝望了。

达芬奇又一次扑向蒙娜丽莎的镣铐……黄金圣骑士全部都施展开攻击。

但是，达芬奇突然转身，然后扬起右手，死光刀击打在墙壁上，青石墙壁立刻形成龟裂，星际战士回过头，最后看了蒙娜丽莎一眼，然后破墙而出，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所有黄金圣骑士的攻击都落在地上，发出巨大的轰鸣。

“……达……芬……奇……，记……得……救……我……出……去……，我……好……害……怕！”

达芬奇狂奔了许久，耳边仍然响着蒙娜丽莎的哭声，一声声的呜咽，让星际战士疯狂。

达芬奇面对寥廓的星空，伸开双臂，用尽全身的力气咆哮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第三章 鲁克比教皇

黑盔武士看着重新被加固的精钢牢笼里的蒙娜丽莎，淡黄色的眼眸，浅褐色的皮肤，象最浪漫的少年用自己一生想象出来的诗一样浓密的长发。不过，现在这个娇柔的小东西不停地哭，她好象除了哭，就不会做别的什么了。

她怎么会是魔鬼。黑盔武士第一次对自己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她简直比自己知道的所有的雌性动物看起来还要柔顺，甚至更需要保护，可能最关键的是她和自己接触的女性一样，同时又这么美。

黑盔武士试探着询问自己的同伴，“我看给她一点水吧。”

其它人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个武士就将一小杯水用自己的战刀小心的推进防范严密的牢笼中。

蒙娜丽莎脸上没有任何变化，注视着他的动作，仍然扁着嘴，浑身一震一震地抽泣着。

当小杯慢慢推到蒙娜丽莎面前，蒙娜丽莎将脸转过去，一头长发象窗帘一样遮住了她的面孔。

突然一杆金色的长枪闯入了低着头注视蒙娜丽莎的黑盔武士的视线，被长枪击中的跳跃起来的杯子发出清脆的声音，“蠢材，你们在做什么？”

几个黄金圣骑士满脸怒气，站在精钢打造的牢笼前面，“你们已经被魔鬼侵蚀了灵魂，迷失了。”

“在教皇来之前，不许给女魔头任何食物和水。”黄金圣骑士看着被锁链囚禁的美丽的躯体，眼睛里面闪烁着战刀一样的光芒。

蒙娜丽莎对这些愤怒的面孔和怒吼声熟视无睹，自顾自己一如既往的细声抽泣着，没有人能从她经常眺望窗外天空的眼神里读懂什么，也更没有人能了解她在想什么。

这些和自己认为的魔鬼鏖战的圣骑士们身处地球上的亚平宁大陆，在这块大陆上，一直以来，流传着两个对立的宗教，一个是信奉大神阿拉泰的爱世界爱万物的斯塔睦教，另一个是信奉父神撒帝、母神瑞纳斯的奥丁兰教。

奥丁兰教认为世界需要不断更新，死亡和战争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而这个宗教的继承保护人就是21岁的威尼尔大公，此时正在聆听博爱的斯塔睦教的教皇鲁克比宣传避免屠杀，大神阿拉泰爱万物超过爱自己的论断。

这已经是鲁克比教皇第三次主动来到大公的王城与大公接触，鲁克比教皇为了取得在威尼尔大公国传教的权利，高贵的神权再次在无上的王权面前显示出神的宽容。

“我尊敬的教皇阁下，如果如您所说的，信奉斯塔睦教的信徒可以使人心向好，那为什么许多信奉斯塔睦教的国君一直以来征战不休呢？”年轻的威尼尔大公微笑着问道。

“无上的大公，因为强大有正义和邪恶之分，执掌强大的正义之剑铲除邪恶也是博爱的斯塔睦教义之一啊。”鲁克比教皇答道。

“哦，您这样说真让我担心呢，如果我们公国不是因为强大的所向睥睨，占据了亚平宁大陆的三分之一，成为本大陆首屈一指的强国，是否会因为不信奉您的宗教而被视为一股邪恶的力量被消灭呢？”

“大公您说笑了，本宗教的最开始的17名圣徒也不是从一出生就信奉伟大的大神阿拉泰的，甚至圣使徒埃诺玛曾经背叛我们的大神三次，最后才达到光明，接受宽容的大神阿拉泰的指引的。”教皇答道。

也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大马列士革的消息，首先传来消息的不是教皇的圣骑士，却是威尼尔大公的铁血骑士团的探子，紧接着飞骑快报的一名白银圣骑士也因为紧急事件要求进见教皇，于是教皇鲁克比和威尼尔大公分别从自己的骑士那里知道了发生的一切。

教皇仔细考虑了片刻，便吩咐圣骑士团副团长圣战士亚森肯特利，带领着五名黄金圣骑士，到恶魔的巢穴去阻截并杀死逃跑的紫血恶魔，同时又派出五名黄金圣骑士火速赶到大马列士革的王城，立刻将女魔头押送到圣地，然后便匆匆和威尼尔大公告辞，火速赶回圣地了。

在鲁克比教皇离开以后，威尼尔大公的眼睛里闪耀了一道奇怪的光芒，良久，露出一丝笑容。

几天后，鲁克比教皇到达了圣地，见到了曾经出现在大马列士革王城的圣骑士们，也看见了囚笼中的蒙娜丽莎。

“你们后来碰到过紫血恶魔了吗？”教皇问道。

“没有，最后一次是在圣堂，黄金圣骑士马森纳和塞尔纬乌斯去追击恶魔，然后我们连夜赶到这里，离开圣堂的第三天，我们碰到了您派来的另外五名圣骑士。”

“哦，你们曾经杀死过紫血恶魔一次，并焚烧了他的尸体，但是他好象立刻就复活了，是这样吗？”教皇问道。

“是的。”

教皇听了以后深思不语，目光注视着囚笼里面的蒙娜丽莎，蒙娜丽莎仍然低着头，目光看也不看面前这个尊贵的神的代言者，但是，从来没有对外界有任何反应的蒙娜丽莎在教皇的注视下突然全身颤抖了一下。

教皇鲁克比冷哼了一声，对身旁的圣战士凯利说道，“将她的左胳膊砍下来。”

圣战士愣了一下，随即对有着浅褐色皮肤的蒙娜丽莎，飞快的投出了自己的战刀，蒙娜丽莎尖叫起来，原来没有任何保护的皮肤突然在极其恐惧

中呈现出殖装护甲，两只手腕上的镣铐连带着粗大的铁练被拉扯的哗哗作响。

当圣战士投出的战刀接触到蒙娜丽莎左肩的刹那，蒙娜丽莎的殖装互甲发挥出强大的抵御功能，战刀象砍在了钢铁铸造的墙壁上发出脆利的声音，弹出耀眼的火星后，落在地上。

教皇没有理会发愣的圣战士凯利，立刻示意旁边的另一个圣战士玛尔古斯，“用必杀技！”

圣战士玛尔古斯旋风般运足力气，将战刀的攻击气场提升到极限，劈波斩浪的使出狂狮怒吼，刀锋卷动着气浪向尖声利号的蒙娜丽莎扑去。

蒙娜丽莎看见凌厉的刀锋，立刻疯狂的用尽力气挣扎着，粗大的铁练互相撞击着发出巨响，被纤细的胳膊拉扯的笔直，蒙娜丽莎整个身体在被束缚的空间里四下逃窜着，口里时而发出撕人肺腑的哀号，时而是犀利的尖叫。

圣战士的利刃切碎了因为恐惧变的惨红色的殖装护甲，切进浅褐色的皮肤，将一块天鹅绒一样细腻的肌肤撕开一片血红，切进白色的骨骼，发出清脆的断裂声，切进蒙娜丽莎绝望的嘶叫声中。几根细碎的长发随着刀光飘落。

鲜红色的血猛然从伤口奔流而出，象雨点一样洒满了整个房间。

蒙娜丽莎如同从半空中摔落下来，在激荡的血雨中重重的从空中摔下来，身后的飞扬的长发如同殉难女神的挽歌，失去了左臂的蒙娜丽莎重重的被沉重的铁练拉向铁笼的一边，身体重重的撞在粗大的钢条之间，口里发出穿透漆黑长空的一声悲嘶，眼泪在四处飞扬的红雨中闪闪发亮。

蒙娜丽莎终于昏死过去，散开的长发掩盖了大部分身体，也盖住了伤口，几滴红色的血珠顺着长发慢慢流下来。

曾经是蒙娜丽莎的左臂，被铁练和镣铐拉回铁笼旁边，没有任何生命的左右来回碰撞着一根粗大的钢条，断口处的血还在不停滴落着。

开始失手的圣战士凯利不敢相信的低下了头。

“.....从现在开始，昼夜仔细观察女魔头，小心注意那个断肢，如果真的如同我想象的，断肢也会重新变成一个和她同样的魔鬼的。”教皇对圣战士吩咐道，他转过身，正准备离开，突然停下了脚步，回过头看着昏过去的蒙娜丽莎“给她点水和食物。”说完，离开了囚室。

“凯利，你感到不忍心，是吗？”教皇温和的问着圣战士凯利。

凯利回答到，“是的，尊贵的教皇陛下。”

“对魔鬼的宽容就是对自己和自己的神残忍，我的孩子。”教皇说道。

“对不起，教皇陛下，我让您失望了，但是我无法做到。”凯利并没有象往常一样沉默。“我总认为这种残忍无论是对魔鬼还是任何人，也许不是必须的，我无法分清谁是魔鬼，就象去年，大马列士革的领主带领骑兵团，将一个所谓叛乱的村子镇压一样，他们杀了数千人，但是我认为是不必要的，那个被镇压的村子仅仅要求减少地租而已，尊贵的教皇陛下，请指点我。”

“这也是必须的，孩子，如果领主没有采取果断的方法，就不会有现在大马列士革的稳定和繁荣了。”教皇答道。

“但是我们不是一直信奉关爱所有生命的教义吗？难道这些要求减少地租的农民不是被大神阿拉泰关爱的子民吗？”

“世界不是完美的，孩子，总有让你不满意的东西存在。”教皇答道。

“那世界和我们信奉的理念冲突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尊贵的教皇

陛下。”凯利问道。

“当然是坚信自己的理念，我的孩子。”

“那我就是对的啦，不管用什么借口，屠杀村民的领主才是真正的魔鬼，因为他借口维护繁荣，亵渎和残杀了至高无上的生命，尊贵的教皇陛下。”

“那你是否认为我对那个女魔头的残忍也侵犯了你的理念呢，我的孩子。”教皇问道。

“我不知道，尊贵的教皇陛下。”凯利答道。

“哦，我可怜的孩子，你被魔鬼侵蚀了内心，你需要大神阿拉泰的指引了。”

教皇又虔诚的开始向伟大的神祷告，圣战士凯利低着头默默退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走进来一个黄金圣骑士，教皇对他示意让他说。

“尊贵的教皇陛下，女魔头又长出了一条左臂，和以前的完全一样，并且行动自如。”黄金圣骑士说道。

“那只断臂呢？”教皇问道。

“没有任何变化。”

教皇听完，陷入沉思，许久以后，点了点头，说道，“哦，我明白了，当魔鬼的本体被消灭以后，他的残存在这个世界的肢体就会被重新注入魔鬼失去躯体的灵魂而重新生长并且复活，而本体没有消灭的时候，残体是不会生长出其余部分的。”

第二天，在大马列士革王城圣堂分手的骑士团中，跟随黄金圣骑士马森纳和塞尔纬乌斯的部分黑甲武士回到了圣地，并带来一个坏消息，本来去追杀紫血恶魔的两名圣骑士全部在圣堂附近被紫血恶魔杀死，马森纳被恶魔劈成两半，而塞尔纬乌斯连尸体都所剩无几。

星际战士达芬奇等躯体的细胞完成再生以后，立刻又重新扑回圣堂，但是他发现蒙娜丽莎已经离开了圣堂，但是同时发现，圣骑士好象分散了力量，于是略加思索，便决定先向人少的一群讨还血债。

不久，星际战士就发现了黄金圣骑士马森纳和塞尔纬乌斯带领的几名骑士，对方也发现了急匆匆赶来的星际战士达芬奇，黄金圣骑士马森纳一抖长枪，一道金光直扑达芬奇而来。

达芬奇偏移了一下身子，毫不影响速度的仍然急驰而来，同时他双手将死光刀举过了头顶。

黄金圣骑士塞尔纬乌斯惊讶的感到星际战士并没有直接将手里的死光刀劈下来，而是模仿他们黄金圣骑士经常攻击时而采用的，在自己的武器上聚集攻击力场而加大攻击力。

立刻，黄金圣骑士塞尔纬乌斯感到周围的力场发生了微弱的变化，而前方的星际战士的死光刀周围形成的攻击力场急剧提升，当力场提升到瞬间的高峰时，星际战士飞快的交叉劈出两刀，使出了后来被好事者称为“魔王万字斩”的攻击波。

黄金圣骑士塞尔纬乌斯立刻还击以“黄金狮子吼”，但是星际战士强悍的冲击力粉碎了黄金圣骑士塞尔纬乌斯的攻击并沉重的将他连人带坐骑打翻在地，当他还没有站立起来，星际战士已经逼到近前，星际战士又一次近距离使出了“魔王万字斩”，强烈的死光刀劈碎了狭小的空间里所有的阻挡物，也把星际战士所有的屈辱象徒手撕碎一只狮子一样痛快地宣泄出来。

黄金圣骑士塞尔纬乌斯永远不可能知道几个小时前，天幕还是一片漆

黑的时候，星际战士对星空的咆哮，也不可能知道星际战士一边完成躯体的再生过程，一边思索这些伤害自己的刀锋的切入点和破坏力产生的动作了，也不可能知道星际战士在抚平自己胸前的伤口的刹那间，明白了这个星球上磁场就等于力场的冲动了，更不知道星际战士复仇的火焰从这一刻起已经开始焚烧整个亚平宁大陆了。

一切都结束了，对于黄金圣骑士塞尔维乌斯来讲是这样的，他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未来了，不用自豪的想自己是从小经过二十多年几乎是残酷的体能训练才达到的黄金圣骑士的称号了，也不用日日再练习圣体万象的气功了，不用使用必杀技对付异教徒和魔鬼了，现在魔鬼把他终结了。

黄金圣骑士马森纳目睹着自己的同伴仅仅一个照面被恶魔撕碎的景象，虽然他认为轻敌是同伴惨败的原因，但是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了，一直以来，除了几年前的恶魔布勒克的凶猛被前辈们描述过几次，剩下的就是自己痛快淋漓的屠杀异教徒和耀武扬威的金色盔甲了，怎么今天会面对这个强悍的魔王呢，而且，昨天它还是被自己如同山鸡一样捕杀的对象呢。

星际战士达芬奇快速的回旋着，死光刀和肘刃并用，向黄金圣骑士马森纳扑来。

黄金圣骑士马森纳从马上远远跳了下来，摔掉手中的长枪，他发现了长枪虽然强悍，但是攻击频率对现在的敏捷的魔王，可能不如战刀更适合，圣骑士双手握住了战刀。

星际战士又一记“魔王万字斩”，同时左边的肘刃斜斜至下而上划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黄金圣骑士马森纳闪过方向不同的同时的攻击，对星际战士迎头劈出“倾江倒海”，眼看星际战士因为刚才冲击的惯性，只能硬接黄金圣骑士马森纳的攻击了。

星际战士双手握住死光刀，同时死光刀产生巨大的力场和星际战士左臂膀上的磁力盾牌同时形成保护场笼罩在星际战士的上方。

只听见一声巨响，黄金圣骑士马森纳稍微后退了一步，星际战士的磁力盾牌在强大的作用力下形成的磁力场凌空炸碎，星际战士被强大的冲击力打的单膝跪地。

黄金圣骑士马森纳跳过对手，向着星际战士的背后劈出一刀，星际战士单手用磁力盾牌抵挡，同时右手死光刀发出嗡鸣，象一柄长枪一样刺向黄金圣骑士马森纳。

黄金圣骑士马森纳凌空转身，躲开死光刀的长芒，在空中双手握刀，使出必杀技“圣鹰天翔”，星际战士毫不躲闪，也双手握刀，石破天惊地凌空一劈。

两声巨响，星际战士四周的尘土被打的飞扬起来，紫色的鲜血又一次从达芬奇的似乎永远屹立的躯体上流淌下来，又听见两声重物落地的声音，黄金圣骑士马森纳被拦腰劈成两截。

星际战士终于转过身来，宽阔的胸膛上直接暴露出绽开的深深的刀痕和紫色的带着横纹的胸肌，圣骑士团剩余的骑士象飞出树林的鸟一样四散奔逃，仿佛还担心自己没有星际战士的死光刀快，恨不能求他们博爱的大神给他们一双翅膀飞出这个紫血死神的视线。

第四章 复仇战士

斯塔睦教的圣骑士团由圣战士、黄金圣骑士、白银圣骑士、黑甲武士和黑甲骑士组成。

其中攻击力最强的要属圣战士，他们身穿雕镂圣像的圣盔，手持英雄圣盾和英雄战刀，曾因为三年前圣骑士团和恶魔布勒克的血战告捷扬名亚平宁大陆。

然后是战斗力略逊一筹的黄金圣骑士。圣骑士团一同有十名圣战士和二十五名黄金圣骑士，当圣骑士团副团长圣战士亚森肯特利在圣堂附近发现黄金圣骑士马森纳被劈成两截的尸体时，恶狠狠的说了一句，“这个恶魔！”

“他会往哪个方向走呢？”其它跟随圣骑士团副团长圣战士亚森肯特利前来消灭恶魔的另五名黄金圣骑士都在思索这个问题。

“不管恶魔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直接去恶魔的老巢。毁掉恶魔的巢穴，如果恶魔也在，就连恶魔一起毁灭掉。”圣战士亚森肯特利嗓音低沉地说道。

他们所说的恶魔，星际战士达芬奇正在朝星际飞船的落地点靠近，因为星际战士在屠杀了圣地的两名黄金圣骑士后，发现了大概十多名神秘的鳞光盔甲的骑士在向自己的母船方向前进。同时达芬奇发现，他们的战斗力都不弱，一般都在8000多，领头的骑士战斗力高达19000，是达芬奇的战斗力的两倍之多，达芬奇一方面非常担心被圣骑士团俘获的蒙娜丽莎，一方面又非常担心母船方面出问题，最后决定悄悄地跟在了这些奇怪的骑士后面，尽快寻找机会消灭这群对自己母船居心叵测的家伙。

就在星际战士正准备向这群神秘的骑士发动攻击的时候，连夜急行军的他们突然停了下来。

鳞光骑士们突然摆开阵势对身后的一片黑暗严阵以待。

不一会儿，传来湍急的马蹄声，圣骑士团副团长圣战士亚森肯特利和他的五名黄金圣骑士出现在面前。

圣骑士团副团长圣战士亚森肯特利停了下来，鳞光骑士的首领毫不犹豫对方喘气，一抬手中的长矛，所有的神秘骑士都象暴雨催动的山洪一样呈扇形冲向圣骑士团。圣战士亚森肯特利也一挥英雄战刀，五名黄金圣骑士立刻催动自己的坐骑，踩动着滚雷一样的声音迎面而来。

原来这群神秘的鳞光骑士是地下教会的黑暗力量，又被称为黑暗骑士团，是圣骑士团的冤家对头。圣骑士团副团长圣战士亚森肯特利本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但是看到对方的架势，又加上黑暗骑士团的团长赫然的主动进攻，便知道血战难免了。

黑暗骑士团得知恶魔重新出现在亚平宁大陆，想起三年前被圣骑士团消灭的恶魔布勒克和彻底摧毁的布勒克的探险飞船，并得知圣骑士团在上次的掠夺中发现了很多奇妙的宝物，便倾巢而出，立刻组成两个梯队，第一队由黑暗骑士团团团长龙骑兵荷尔顿带领，第二队由副团长龙骑兵雷玛克带领，从隐藏的黑暗圣地蜂拥而至。

黑暗骑士团团团长龙骑兵荷尔顿已经和圣骑士团副团长圣战士亚森肯特利已经缠打成一片，五名黄金圣骑士昂首冲进了十余名鳞光骑士的包围中。

虽然黄金圣骑士人数教少，但是五个被的大神保护的勇士们一点也不

把地下骑士团的磷光骑士们放在眼里，并且事实上黄金圣骑士的战斗力的确也高出自己的对手许多。

整个战场分成了两个小战场，一边是已经杀得天昏地暗的圣战士和龙骑兵，一边是黄金圣骑士和比自己多一倍的磷光骑士。

战斗经过了快一个小时，胜负立刻了然，龙骑兵已经把战无不胜的圣战士杀的盔歪甲斜，令一旁观战的星际战士收益菲浅的是龙骑兵使用的连击和快攻的必杀技，屡次重创圣战士，使圣战士已经身受重伤。

而另一边，黑暗骑士团的命运恰恰相反，已经被黄金圣骑士杀掉了一半，就剩下六名磷光骑士在苟延残喘。

当一名黄金圣骑士一枪刺住自己的对手坐骑，正准备痛下杀手的时候，突然感到身后有极其强大可怕的力场形成，当他回过头时，印象里残留了一道绚烂的流星，无比美丽地划破漆黑的视野。

星际战士达芬奇仔细衡量了一下局势，果断的向一名黄金圣骑士痛下杀手，从背后偷袭，一击得手，毫无防备的黄金骑士被死光刀的锋芒劈中，整个身体象被台风袭击的树干一样突然从中间断裂，圣骑士的坐骑驮着自己主人一半的躯体狂跳了几步以后，也轰然倒地。

黄金骑士立刻抛下自己的对手，直奔突然出现的星际战士而来，龙骑兵荷尔顿大喝一声，“先杀了圣战士。”所有的磷光骑士立刻全部围到自己的首领周围，看样子，黑暗骑士团决心力取圣骑士团副团长的性命。

星际战士达芬奇对最先冲过来的黄金骑士劈出了“魔王万字斩”，然后跟随着冲击波向前急驰，被攻击的黄金圣骑士举起黄金盾保护住自己和坐骑，而扑上来的星际战士迅速挥动了两次死光刀，第一记死光刀产生的光芒直射已经在冲击波下震撼的黄金盾，另一记更强大的攻击却切向黄金骑士座下骏马的前腿。

刹那间，黄金盾在重复的强大的攻击中爆裂了，死光刀毫无阻拦的切过马腿，黄金骑士被重重的从前面摔下了坐骑。

摔在地上的黄金骑士用肘部支撑起身体，他的身旁平躺着几个刚才被他的利矛刺下马的骑士，现在他正试图顽强的爬起来，因为死神代替了一直守护他的大神阿拉泰前来细心的照顾他了。

另外三名黄金圣骑士已经扑到星际战士近前，他们努力的向星际战士发出攻击，企图救援自己的陷入绝境的同伴，三名圣骑士分别对星际战士刺出了长枪，长枪带着穿透力的呼啸，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刺向星际战士。

刚从地上爬起一半身体的黄金战士略感欣慰，他看到了局面正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星际战士不可能傻到不理睬其他黄金骑士的攻击的，但是当他看见毫不躲闪的星际战士又对自己如此近距离劈出必杀技“魔王万字斩”的时候，他脸上露出垂死挣扎的痛苦表情，从口中发出刺人肺腑的惨叫。

伴随着黄金圣骑士的惨叫声，他的肢体被分解成无数部分，形成一个喇叭状的扩散空间，然后就去真正归依自己信奉的大神阿拉泰了。

其他圣骑士攻击一杆长枪被星际战士的肘刃略为阻挡，仍然带着冲击力划破了星际战士的肋部，而另外两杆金色的长枪在没有任何阻挡下自己命中星际战士的殖装护甲，黄金狮子吼和千云斩将星际战士打的狂吐鲜血，身体飞了起来，紫色的鲜血在空中散成一片细雨。

三名黄金圣骑士继续策动骏马发动连续攻击，可星际战士身形一落地面，就象战场外狂奔而去，气的三名黄金圣骑士边追边破口大骂。

谁料星际战士是围着一个圆弧飞快的奔跑，当三名黄金圣骑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侧面已经暴露给数十米外的星际战士时，星际战士凭借飞奔产生的惯性和冲击力向一跃而起，从侧面扑向最后一名黄金骑士。

星际战士凌空在死光刀上提升着磁力场，用自己最快的速度，模仿刚才龙骑兵攻击圣战士的快速连续攻击，刹那间劈出三刀，在一条长宽各三米的直径数十米的空间里形成了攻击力惊人的“天魔风暴”。

位于“天魔风暴”通道中的黄金圣骑士看见三团飞速旋转的风轮呼啸而来，感觉周围的空气都消失的无影无踪，第一只旋转的风轮劈落了自己的长枪，第二只旋转的风轮劈裂了自己的护甲，第三只旋转的风轮将骑士连同他的坐骑一起打翻。

当另外两名黄金圣骑士看见一片黑暗中狂虐的风暴结束的时候，自己的同伴被解除了所有的武装。然后看见扑上去的星际战士右胳膊飞快弹出的肘刃的划出几道流火，又至下而上切开了自己同伴的胸膛，这个曾经是黄金骑士的躯体便已经在也不用任何盔甲了。

星际战士将仿佛刚刚饱尝温热的鲜血的殖装护甲衍变的突刺快速的收回自己右臂，用一直在熊熊燃烧着怒火的眼睛注视着不远处的两名对手。

剩下的两名黄金圣骑士驱动着坐骑，左右同时使出了必杀技，星际战士迎着滚滚而来的冲击波朝左边的圣骑士直扑而去，同时使出攻击力惊人的“天魔风暴”，战斗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黄金圣骑士被迎面而来的同样霸道的冲击波撕的粉碎，当星际战士回过头，发现仅存的黄金圣骑士正夺路而逃呢！

星际战士追击过去，在圣骑士身后十几米的地方，用死光刀劈出一道飞旋的流星，带着破坏性的气流发出低沉的轰鸣，切断了圣骑士的坐骑的长腿，圣骑士在急速奔跑的前方轰然落马。

这时，星际战士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强大的压力，紧接着，一只闪烁着磷光的长矛从肋下穿出，同时一股冲击波结实的打在背上，星际战士一个前扑，翻滚出十多米，只见刚将圣战士杀死的黑暗骑士团蜂拥而来，龙骑兵荷尔顿大声叫嚷着，“他已经受了重伤，杀死他！”

星际战士达芬奇信手劈出一刀，乘机一跃，消失在夜幕深处。

“如何处置这个笨蛋？”一名擒获摔的七荤八素的黄金圣骑士的磷光骑士问道。

龙骑兵荷尔顿随口答道，“杀了这个废物，立刻赶往恶魔的巢穴，这次所有的一切都将归黑暗骑士团所有。”

不久，高高耸立的飞船就呈现在众人前方。

龙骑兵荷尔顿带领着黑暗骑士团，正在自己不擅长幻想的大脑里努力勾画自己的未来的时候，眼前凸出的岩石上出现了一个恶魔的身影，星际战士达芬奇！

星际战士蓝紫色怪异的皮肤映着月光，棱角分明的嘴角，泛着蓝光的獠牙，血红的眼睛，战神一样令人恐惧的躯体，右手紧握着死光刀，两只胳膊上的四根近一米长的殖装刺突昂然耸立，身后是被山风激荡的散开的头发，仿佛如同黑夜一样沉重的从上而下压住了黑暗骑士团的呼吸。

星际战士一见龙骑兵荷尔顿，双眼凶光四射，一个虎扑，迎面冲来，同时挥出死光刀，快速凌空劈出三刀，使出必杀技“天魔风暴”，龙骑兵荷尔顿双眼一凛，直冲向前，同时双手持枪，也迎面使出“黑龙贯日”。

周围的磷光骑士只觉得一阵强烈的冲击和震动，伴随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龙骑兵荷尔顿停下了冲击，而星际战士被震回了刚才跳下来的大石处，嘴角流出了一道紫色的血痕，良久，龙骑兵的黑龙盾牌发出一声脆响，在龙骑兵手中破裂落地。

“一起上。”龙骑兵大喝一声。

星际战士被骑兵一次又一次冲击逼的不得不一点一点向后退，战场越来越靠近高高耸立的飞船。

终于，在一片稍微平坦的空地上，星际战士被抢先一步的龙骑兵荷尔顿断了后路。

星际战士立刻又向薄弱的磷光骑士群中冲击，他挥动着死光刀奋战着，毫不留情的痛下杀手，每一次光芒闪烁，都有骑士在哀号。星际战士时而攻击骑士，时而攻击他们的坐骑，时而使出必杀技“魔王万字斩”轰击对手的盾牌，时而近距离使出必杀技“天魔风暴”直接撕碎对手的身体。格斗渐呈激烈，只看见四周飞扬的尘土和各种碎片，整个空气都在翻滚震荡。等到一切平息下来，战场上仅仅剩余两个对峙着的战士，星际战士达芬奇和龙骑兵荷尔顿。

星际战士左臂膀淌着血，肋下和胸膛全是创伤。龙骑兵的铠甲被撕裂了，嘴角也流着血。

龙骑兵荷尔顿义无反顾的再一次使出了“黑龙贯日”，星际战士达芬奇并没有还以必杀技，而迎着长枪全力奔驰而来，劈出了一记死光刀。

龙骑兵的冲击波尽数撞击在死光刀形成的力场上，并击碎了死光刀的力场落在在星际战士的脸上，胸前，强劲的冲击波穿透了达芬奇的左胸，达芬奇左胸被撕开一道深见骨骼的伤口，星际战士达芬奇的死光刀同时迎住了龙骑兵的长枪。

星际战士突然变得浑身紫红，面对几乎贴身近距离的龙骑兵发出震耳的咆哮，“吼……”

龙骑兵在强大的震撼下双眼突然炸碎，喷出无数血浆，紧接着皮肤的每一处都开始爆炸，浑身每一处毛孔都往外急射出鲜血。

整个星际战士周围的空间急剧爆炸，魔王咆哮！

星际战士再次挥出必杀技“天魔风暴”，将已经爆裂开的龙骑兵摧毁的烟消云散。

星际战士身体摇摇欲坠，这时，前面传来马蹄声，又出现十多名磷光骑士。

这是由黑暗骑士团副团长龙骑兵雷玛克带领的黑暗骑士团企图占领飞船的第二队骑兵。

龙骑兵雷玛克一出现就使出必杀技，几乎消耗所有力气的星际战士被攻击波击中，重伤的躯体凌空翻滚，远远落在星际飞船附近。

龙骑兵雷玛克带领所有的黑暗骑士扑向正准备尽力支撑起身体的星际战士，突然，漆黑表面的飞船发出强烈震动，在离地面高达数百米的地方一个巨大的星际激光炮正在转动炮口。

“轰”，一道耀眼的比太阳亮10000倍的白光准确无误的击中龙骑兵雷玛克……

飞船内部的电脑用平静的声音面对空寂的指挥舱报告道，“发现己方人员被攻击，智能系统自动启动，在防御区内，消灭12个生物体，任务完毕。”

然后，飞船打开了一个舱门，伸出一条长长的机械臂，将星际战士达芬奇小心的抓进了飞船。

此时，星际战士达芬奇，被飞船的智能系统放置在修复船舱，只能系统扫描了所有关于星际战士的脑部记忆细胞。

然后，指挥舱的警报红灯开始闪烁。

“系统分析结果，己方人员遭受强大生物攻击，法利亚死亡，蒙娜丽莎被敌方囚禁，达芬奇重伤。”

“系统分析结果，达芬奇强烈复仇愿望，敌方基地，大马列士革王城，方位，东南，63宇宙微小距离，系统自动分析结果，该地区无己方人员，系统准备对大马列士革王城进行毁灭性打击。”

“如果指挥者有异议，系统等待提示，等待时间，十五秒。”

远离指挥舱的达芬奇仍然毫无知觉。

“毁灭打击无异议，倒计时开始，10.....9.....8.....7.....。”

于是，在和平时一样的一个毫无分别的夜晚，一道红色的光芒从亚平宁大陆某处升起，在空中经过不太漫长的旅行，准确地落在大马列士革的王城，亚平宁大陆突然被耀眼的光芒笼罩，比太阳还刺眼无数倍的闪光使的整个夜晚变成了白天，时间长达半分钟，然后是巨大的轰鸣，仿佛是魔鬼在整个大陆愤怒地咆哮。

整个大马列士革的王城和附近的十五个城堡彻底消失了，并且爆炸撕裂了流经大马列士革的伏兰河床，大马列士革平原变成了一片泽国，原来远离海岸线40多公里的亨罗拉利山脉变成了海岸线。

有数百万被大神阿拉泰庇护的臣民直接在当夜死亡，后来又有同样多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第一批去晋见大神阿拉泰的人中包括大马列士革的领主。虽然于情于理他都该死，但是，还是很多人记住了他，人们都说，是他第一个发现恶魔降临这片大陆的。

第五章 魔海炼狱

斯塔睦教的圣地是一片白色的建筑群，气势不亚于任何一个身世显赫的大公的城堡，高耸入云的米托尼圣堂和阿威拉圣殿成为了整个圣地的中心。圣地的南面十几公里的地方，就是著名的庞培悬崖，悬崖面对的就是整个辽阔的太平洋。

圣地的其他几面都是丘陵，只有正东方向略为平坦，再往远处眺望，就是一片原野和茂密的丛林。

在一座静穆的圣殿中，圣战士凯利正在大神面前低声的祷告。

“指引我走出迷茫的神啊，我已经失去了自己。”圣战士仿佛在忍受极大的煎熬。

“我所信奉的无所不知的神啊，我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

“我不认为我面对的是魔鬼，请宽恕我的反叛吧，因为我被魔鬼迷惑，我不能再作为一个圣战士捍卫我的无上的天父了。”

“神啊，我该怎么办.....”圣战士几乎用痛苦的声音说道。

圣地的中心处，高耸入云的阿威拉圣殿里面，圣灯发出明亮的光芒。

教皇鲁克比已经知道了圣骑士团副团长圣战士亚森肯特利和五名黄金圣骑士战死的消息，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之中。

“法乌斯特爵士，你愿意为大神阿拉泰献出自己的生命吗？”鲁克比教皇终于打破了沉默，对身旁的圣骑士团团长说道。

“尊贵的教皇陛下，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

“好的，你听说过恶魔布勒克的吸血铠甲吗？”教皇继续说道。

“恶魔布勒克的吸血铠甲？”圣骑士团团长终于明白了教皇的意思。

“对，我想让你穿上恶魔布勒克的吸血铠甲，消灭现在的紫血恶魔，但是，你都知道，这副吸血铠甲是在三年前和恶魔布勒克的鏖战中获得的，当时恶魔身上有一副，这一副是在他的巢穴中获得，后来，圣战士亚历山大发现了铠甲的秘密，任何人穿上它，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都能立刻变成具有再生能力的无敌战士，但是一旦穿上，就无法脱下，而且不久以后，身穿铠甲的人也会被铠甲融化吸收，所以叫吸血铠甲。”教皇看着圣战士的眼睛，说道。

“让我来捍卫大神阿拉泰的圣光和圣骑士团的光荣吧。”圣骑士团团长单膝跪在教皇和大神像面前。

“愿大神阿拉泰保佑我们。”教皇答道。

随即，教皇细细的将自己详细考虑的计划告诉了这个准备与恶魔同归于尽的圣战士。

在亚平宁大陆遭到前所未有创伤不久，刚刚从飞船修复舱苏醒的星际战士了解了星际飞船已经处于战斗警戒状态，便立刻向圣地的方向前进，圣地的蒙娜丽莎仿佛在达芬奇的心中呼唤着他，用的却是令达芬奇疯狂的哀号。

当星际战士达芬奇到达离圣地不远处的原始丛林中，已经是第二天的深夜，达芬奇越来越明显有一种熟悉的蒙娜丽莎就在身边的感觉，她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在平原的另一端，就是白色建筑群的圣地，远远的，圣地高不可攀的侧影映在深蓝色的夜空中。

达芬奇发现在圣地前面的平原上有几栋规模较小的圣殿和教堂一样的房子，而一间房子里面强烈的感觉到蒙娜丽莎的存在，达芬奇小心翼翼的靠近着目标。

达芬奇终于接近了这片小建筑群，四周是低矮的房子，感觉到里面有不少骑士，中间是一个比较醒目的圣殿，圣殿的顶端是一个古怪的图腾，达芬奇确定那种熟悉的感觉就是从中间的圣殿传递出来的。

达芬奇突然跃身而起，象一匹狂奔的豹子一样扑进了圣殿。

伴随着一声轰鸣，圣殿的墙壁出现了巨大的龟裂，紧接着星际战士达芬奇战神一样令人畏惧的身影破墙而入。圣殿里面没有任何人，在圣殿的圣像下面，有一个用圣布遮掩的铁笼，达芬奇冲到前面，一刀撩开了遮掩住蒙娜丽莎的铁笼。

星际战士整个身体如同被西伯利亚的寒流冰冻，如同一把战刀在脑海中劈开了今天和昨天，过去和现在，面前，达芬奇看见了蒙娜丽莎的一只断臂！

如果悔恨可以丈量，此时的星际战士就是海洋，如果心疼可以估价，

那么星际战士是绝世的富豪，如果怒火可以释放，星际战士的怒火可以遍布整个穹苍。

星际战士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想象蒙娜丽莎遭到怎么样的对待，星空，流浪，如果我们在这之前迷失了航向是多么的幸福，蒙娜丽莎……星际战士从记忆穿行数千个宇宙年呼喊，冲破这狭小的空间，奔放投向星星和星星之间的地方“蒙……娜……丽……莎……”

达芬奇头顶的圣像突然爆炸，整个圣殿仿佛变成了火药桶，原始的火药的破坏力从星际战士的四周将达芬奇瞬间淹没在火浪之中，这片小规模的建筑群在爆炸中升腾起硝烟，最高的图腾开始倾斜，然后倾倒在硝烟中。

当爆炸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一片瓦砾上涌现出无数的骑士，他们仔细的搜寻着恶魔的踪影。

不远处圣地里的一座圣殿里面，一直悲伤的蒙娜丽莎突然扬起了头，她感觉到了，感觉到了达芬奇来了，不久，她听见了达芬奇悔恨交加的呼喊，她用牙咬住了嘴唇，接着，传来清晰的爆炸声，然后是一片寂静，蒙娜丽莎紧张的等待着。

星际战士并没有让蒙娜丽莎等待太长的时间，蒙娜丽莎听见了熟悉的咆哮，激荡着夜空滚滚传来，蒙娜丽莎眼睛里全是泪花，“达芬奇，达芬奇，我要回家……”

骑士们正小心的在坍塌的圣殿上寻找恶魔的踪影，很多骑士都认为如何强劲的炸药应该把恶魔给终结了，一名黑甲武士踏上一堆瓦砾的时候，感觉下面的瓦砾在摇动，正要恐惧的大叫时，瓦砾中伸出两只巨爪，将他的双脚抓住，达芬奇破土而出，将他高高举过头顶，黑甲武士此时才放声叫嚷出来，达芬奇如同刚从地狱穿出来的恶鬼，浑身上下简直没有一处不流血的地方，每一寸皮肤无一不散发着杀戮的气息。

星际战士只一撕，就把黑甲武士裂成血淋淋的两半。当时在场的人不觉浑身皱起鸡皮疙瘩，仿佛整个天地都倒转过来，恶魔仍然没有死，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噩梦刚刚开始。

“恶魔找到了！”有人大叫。

立刻无数长枪象莲花一样涌向达芬奇，方圆之地一片枪影。

在莲花中心的达芬奇突然一声怒吼，声浪立刻向四周翻滚，达芬奇双手持刀，在强烈的复仇怒火中形成了自己有史以来最强的战斗力场，并在瞬间劈出了十记死光刀。

防御力较弱的黑甲骑士和黑甲武士已经在星际战士的怒吼中左右摇摆，象被疾风吹过的荒草。当星际战士伴随着强大的攻击力场劈出十记死光刀，他们仿佛就看见出现了无穷尽的火海，跳跃的火焰中飞出无数巨大的有双翅的利声嘶叫的恶灵，生命的光芒从自己的眼睛里正逐渐的消失，骑士们感到死亡的降临。

达芬奇双手劈出了死光刀的极限攻击力，“魔海炼狱”。

接着，黑甲骑士和黑甲武士在尽力的挣扎都显的徒劳以后，“轰……轰……轰……”接连整个躯体从里向外爆发出火焰，伴随着爆炸同时剧烈的燃烧！

银盔骑士也遭到巨大的打击，快速的攻击波以达芬奇为中心快速的向四周喷发，空气中传出刺耳的摩擦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被攻击波摩擦的树枝立刻燃起了火。

这时，达芬奇正后方出现一名战士，手中闪耀着一把耀眼的战刀，直接用身体抵挡着星际战士的杀伤力极其强大的攻击波，用必杀技冲向达芬奇。

达芬奇回身对着攻击来的对手，近距离使出了“天魔风暴”，如此近的距离，就是圣战士也难免受伤，可是受攻击者毫发无损的逼近了达芬奇的身体，英雄战刀带着锋芒和巨大的攻击力直接刺进了达芬奇的胸膛，达芬奇右手的肘刃和死光刀也分别深深切进了对方的胸膛。

星际战士的对手毫不理睬切进自己身体的利刃，继续用已经深深刺进达芬奇的战刀，破坏着星际战士的躯体，星际战士在承受巨大的痛苦下，发出了“魔王怒吼”，曾经震碎黑暗骑士团团长的魔王怒吼，在星际战士身周引起了急剧的空间爆炸，也炸裂了星际战士对手身上的盔甲，但是星际战士的对手炸开的盔甲中露出一层类似达芬奇的殖装护甲！

魔王怖勒克的吸血铠甲！

和星际战士身上一样的殖装护甲！

这时，数十名涌上的圣战士和圣骑士将手中战刀和长枪刺进了达芬奇的躯体里面，疯狂的战刀切开了达芬奇的铠甲和肌肉，长枪分别在达芬奇的胸前，背后，臂膀，下肢，头颅，直接贯穿。

月光又一次照耀亚平宁大陆，圣地面前一面惨烈，星际战士达芬奇的躯体又一次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尊贵的教皇陛下，按照您的吩咐，他的大脑、四肢、躯干全部被彻底破坏了。”圣地的一所圣殿里面，教皇知道了圣骑士团的又一次胜利。

“立刻用融化的青铜直接对恶魔的躯体浇注，将恶魔的灵魂永远的封印在他残缺的躯体中。”

“那个女魔头呢？”

“等把恶魔封印成功，半个月后，确定恶魔没有在其他地方复活，把她也永远的封印。”教皇答道。

“是的，尊贵的教皇陛下。”

冒着青烟的融化的青铜汁在流动着。

达芬奇的躯体被放置在一个巨大的圣棺中。

“封魔浇筑。”一旁的圣战士喊道。

环绕着圣棺的数十名骑士紧张的注视着达芬奇被极度破坏的躯体。

灼热的青铜汁被浇注进圣棺，达芬奇的躯体发生了奇怪的反应，躯体开始向中间蜷缩，躯体逐渐失去一个人体的形态，本来捆绑达芬奇的所有镣铐都重重落在一旁。

有几个紧张的圣骑士们立刻“……当……琅”拔出了战刀，立刻整个大殿中杀气顿起。

而达芬奇的躯体没有继续让骑士们担心，它蜷缩成了一个巨大的卵状体，卵状体四周是厚厚的殖装护甲，冒着青烟，发出刺刺的燃烧声，抵御着可以让圣棺燃烧的融化的青铜继续覆盖着它。

转眼间，融化的青铜覆盖了整个魔茧，浇注的圣骑士开始浇注底部没有被覆盖的地方，当一切结束的时候，星际战士达芬奇被厚厚的整整一块青铜永远的封在中间。

“魔茧？被封印的恶魔形成了魔茧？”教皇问道。

“是的，尊贵的教皇陛下。”

教皇沉思后，叫来了两名圣战士，“你们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将魔茧和圣棺运送到我们最北端的曼尼拉雪山的圣地，那里终年冰天雪地，你们和另外十名白银圣骑士永远守护着魔茧，你们的子孙也时代守护着它。”

“是的，尊贵的教皇陛下。”圣战士答道。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我的孩子。”

当时间又过去了十五天，亚平宁大陆上一片宁静，好象关于恶魔的故事真的将永远变成传说。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士在一个黑夜，秘密的离开了圣地，队伍里面有个巨大的圣棺，他们要去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第六章 哭泣的蒙娜丽莎

“……不，尊贵的教皇陛下。”圣战士凯利听说要将蒙娜丽莎活活用青铜浇注，挡在蒙娜丽莎囚笼面前。

“……尊贵的教皇陛下，请让我来杀死……她。”圣战士面对教皇盛怒的目光，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圣战士凯利，你看你现在站在什么地方？”教皇身后的一名圣战士怒喝道。

“凯利，我这样做是有充分的原因的，我要知道魔茧能否是魔鬼授意下形成的。”教皇终于说话了。

教皇和身后的数名圣战士继续向囚禁蒙娜丽莎的牢笼走着。

仓……琅……圣战士凯利抽出了英雄战刀。

“混蛋，凯利，你想干什么？”教皇身后的圣战士怒吼道，同时几名圣战士挡在了教皇面前。

“不，神是不会容忍你们如此对待生命的，纵然她是魔鬼。”圣战士凯利丝毫不动，目光如炬。突然回身，面对近距离的蒙娜丽莎发出必杀技。

圣战士凯利大声叫嚷的，“不要苏醒过来，你将融化在圣炉中，他们要用融化的青铜浇注你的身体，千万不要苏醒过来。”

教皇身前的两名圣战士见凯利发出了攻击，也向凯利发出了自己的犀利的攻击。

蒙娜丽莎淡黄色的眼睛闭上了，她终于知道了达芬奇这么样了，她迎着飞速旋转而来的战刀，闭上了眼睛，一滴化不开的眼泪流出了眼眶，在秀丽的面庞上留下一道浅痕。

圣战士凯利的战刀刺进了毫不躲闪的蒙娜丽莎的胸膛，同时，圣战士凯利也被另外两名圣战士的战刀撕裂了身体，……。

“听说大马列士革和斯塔睦教惹的是真正的魔鬼，整个大马列士革都被毁灭了，整个大海都愤怒的咆哮了，博爱的斯塔睦教也失去了一半的圣骑士团骑士，呵，呵，我亲爱的比里乌斯爵士，您看我该做些什么呢？”威尼尔的大公国的君主正笑着看着自己的朋友，铁血骑士团的团长，比里乌斯爵士。

“我无上的君王，现在是设立大马列士革省的时候了，在下这么认为。”骑士答道。

“哦，苦苦等待了一个漫长休眠期的大熊，就仅仅吃这么点可怜的食物

吗？”威尼尔大公眼睛闪耀着光芒，笑着说道。

“大公的意思是……”

“我亲爱的爵士，如果要你的骑士团面对圣骑士团，有几成胜算？”威尼尔大公终于说出自己想吃的大餐。

“十成胜算，我无上的君王。”骑士答道。

“哈哈，我勇敢的骑士，那我们还犹豫什么，现在是我们家族一直保护的奥丁兰教统治整个亚平宁大陆的时刻啦。”威尼尔大公大笑道，“让我们来抹去斯塔睦教留给人们的记忆吧。”

威尼尔大公接着说，“神权和王权将统治整个亚平宁大陆，当奥丁兰教照耀的地方，也将是我威尼尔大公国的未来领土。”

“无上的君王，我将带领铁血骑士团，踏平他们的圣地，并为大公将大马列士革省划在威尼尔大公国的版图里面。”骑士回答道。

当铁血骑士团返回的时候，已经是威尼尔大公和比里乌斯爵士谈话过去了两个月。

“无上的君王，我将您需要的礼物给您带回来了。”骑士又一次面对威尼尔大公。

“我亲爱的爵士，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居然你离开了我两个月，我还以为我们不会分离太久的，早知道，我就和你一起去了，我亲爱的朋友。”年轻的威尼尔大公答道。

“我无上的君王，幸亏您没有和我们一起去，您不会想到，我们这次遭遇到什么，真是地狱一样的经历。”勇敢的骑士答道。

“是什么会让我的朋友这么没有自信，我亲爱的朋友，你一直的自信呢？因为消灭的博爱的教徒太多，也被博爱的斯塔睦教徒感化了吗？”大公笑道。

“我尊敬的大公，如果再有人告诉我斯塔睦教是博爱的教派，我宁愿去用赤手空拳去打扰一只冬眠的熊，或者从饥饿的狮子嘴下夺掉它的生肉，斯塔睦教是魔鬼，难怪魔鬼经常找上他们。”骑士答到。

“啊，怎么回事，我太知道了，告诉我吧。”大公听见了自己骑士团团长的话，好奇心顿起。

“我尊敬的大公，我是两个月前从您的王城出发的，我召集了铁血骑士团最精锐的骑士，两百名影子骑士和五百名血魂骑士，还包括一万名凤凰骑士。”

“我们仅仅用了十几天时间，凤凰骑士就传来捷报，我们占领了大马列士革所有的领地，于是我带领影子骑士和血魂骑士去攻击斯塔睦教的圣地。”

“尊敬的大公，您猜猜，我们如今回来多少名影子骑士和血魂骑士？”骑士面露恐惧问道。

“一半？”大公回答道。

“二十五名影子骑士和不足百名血魂骑士。”骑士答道。

“什么？”大公惊讶的站了起来。

“他们战斗力如此之强吗？”大公又颓然坐下。

“我开始也以为是这样，我的大公，后来，我发现，我所有毙命的骑士基本上是死在对方一个骑士的手中的。”

“哦……”威尼尔大公开始倒吸凉气。

“我们的影子骑士仅仅比圣战士的战斗力略逊一筹，战斗的十天内，我们格杀了五名圣战士和数十名黄金圣骑士。对方的骑士越来越少，后来就经

常出现我们数十名，甚至数百名骑士对他们的一名骑士，但是结果经常是我们被杀败，或者对方重伤下都能逃跑，您根本无法想象是怎样的重伤，同时被五只长枪穿透身体，居然还能逃跑！”骑士说道。

“天啦，这才是魔鬼。”大公回答道。

“我们严刑逼问俘获的对方骑士，才知道了秘密，真的不信言中，这个骑士是圣骑士团的团长，他身上装备了恶魔的吸血铠甲，杀他无数次，他都能转眼复活！”

“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会被这个邪恶的铠甲本身吞噬，我们知道这个秘密以后，于是开始撤退。”

“他疯狂的追赶我们，并企图杀死我，使我们骑士团群龙无首。”

“铁血骑士团和他展开山地大战，那一战直杀的天地变色，我们在那一战中被他杀死的骑士超过了两百名。不过，我们终于将他擒住，但是吸血铠甲无法剥离他的身体，我们只好用所能想象的方法破坏了他的肢体，然后将他锁在五层精钢打造的牢笼中。”

“不久，他就复活了，并且整个身体完好无损，他力量大的惊人，我们都不敢肯定牢笼能限制他，于是影子骑士昼夜在牢笼周围，不停刺杀他，让他一次又一次耗费体力复活。”

“直到我们抓住他的第十天，他突然整夜整夜哀号，第二天，我们发现，他化成了一滩血水，被吸血铠甲吸收了。”

“我们终于攻下了圣地，他们的教皇已经自尽身亡。”骑士终于说完了噩梦般的经历。

“天啦，天啦，天！”威尼尔大公仿佛受到一场惊吓。

骑士等了许久，等威尼尔大公好象恢复了一些，于是又说道，“我们消灭了所有的圣骑士团骑士，但是我们仅仅格杀了包括恶魔一样的团长在内，才只有六名圣战士，圣骑士团应该有十名圣战士的。”

“于是我们仔细询问，有两名圣战士不知去向，一名追杀紫血恶魔战死，剩下的就是最奇特的圣战士凯利。”骑士答道。

“哦，又有什么奇特的事情发生？”威尼尔大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样子。

“圣战士凯利因为圣骑士团擒获的女魔头蒙娜丽莎，和教皇公然对抗，被其他圣战士杀死。”骑士说道。

“啊？”威尼尔大公惊讶的目瞪口呆。

“后来，据说女魔头蒙娜丽莎比女神还美丽，比天使还娇柔，才使圣骑士凯利公然反叛教皇。”骑士答道。

“我们搜索了整个圣地，终于找到了女魔头蒙娜丽莎。”骑士说道。

“什么？你们找到了女魔头蒙娜丽莎，她在哪里？”大公好奇的样子言于其表。

“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封印在一块长宽高各三个大公尺的巨大的青铜块中了，据说，是教皇下令将女魔活生生用熔化的青铜浇铸的。”骑士说道。

“……”威尼尔大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我找来了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帮巧匠，用了各种方法，想把将浇铸的青铜打开。”骑士说道。

“结果当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女魔头蒙娜丽莎的表面时，不管用什么方法都

无济于事，无法更深入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传言中的诱惑女神的样子，但是仅仅是一部分，上半身和部分腿的样子，其他的地方还深深埋在青铜的底座中。”骑士说道。

“啊，快，带我去看看。”年轻的大公一跃而起。

当威尼尔大公看见几乎和蒙娜丽莎一样逼真的青铜雕塑一样的女魔的封印时，整个人呆滞了，他仿佛看见了自己一直在寻求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相对的问题就是，我，未来的皇后应该是什么样子？

“真的无法打开封印吗？”大公问道。

“没有办法了，好象已经快接触到女魔头的皮肤，但是最后这层青铜层如何也无法熔化和剥离了，我们也不懂是怎么一回事情。”

大公沉迷在这座青铜雕塑前，蒙娜丽莎双臂被镣铐拉向略上方，她的脸微微抬起，眼睛眺望远处，似有所等待，最奇妙的是居然在她的面上，有浅浅一滴青铜注成的泪珠，整个身体坐在地上，那柔和的腰，丰满的躯体，圆润的手臂，那神情，如同说话的神情。

大公喃喃自语道，“如果我是凯利，我也会义无反顾背叛的，凯利面对的还是能说话的蒙娜丽莎。”

“尊敬的大公，您看我们还要试试其他方式吗？”有随从小心的问道。

“试什么？”大公猛然被人打断一样恍惚的问道。

“试图把这层青铜层去掉。”随从答道。

“不，千万不要再莽撞的试图做什么了，立刻将这个青铜像移到我的行宫中去。”大公说完，转身离开了众人。

星辰漂移，时光流逝，日转星移，无数岁月。

“亚平宁大陆有个传说，几百年前曾经有个威尼尔大公国，他们的国君一生未娶皇后，原因嘛，因为他爱上了一尊青铜雕塑，还有更奇妙的说法，传说这尊雕塑是个失去灵魂的女魔，暂时被封印在雕塑中的。”这是人们说的。

不知道又经过了多少年，亚平宁大陆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地震，整个大陆被撕成两半，海水灌进了原来大陆，淹没的曾经的平原、丘陵、荒山，在一个不被留意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黑色金属的庞然大物落进了广漠海洋的深处，如果有人能够看见这个黑色庞然大物里面的东西，会惊奇的发现，里面有个声音在向空无一人的驾驶舱报告，“进入星球液体水状态，飞船防水系统启动。”

如果岁月在星空中是恒星的数目，在海洋中记录年轮的就是忠实的珊瑚了，珊瑚在这个黑色的庞然大物身上记录着岁月的痕迹，逐渐，黑色庞然大物消失了，海底有多了一个巨大的珊瑚礁石，厚厚的珊瑚层下面很难令人想象会是什么。

时光总能改变些东西的。

“传说曾经有个亚平宁大陆，关于它的传说不计其数，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年代亚平宁大陆曾经有个国家，他们的国君一生未娶皇后，原因嘛，因为他爱上了一尊青铜雕塑，还有更奇妙的说法，传说这尊雕塑是个失去灵魂的少女，暂时被封印在雕塑中的。”说话的是一个帅气十足的博物馆解说员。

“啊，多浪漫的故事，说的是这尊雕塑吗？我想她太美了，足可以承受这个经过可能数千年传说的重量了。”一位金发女郎站在人群中，对一尊青铜雕塑由衷赞叹。

而这尊雕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如此的熟悉，如此的震撼我们的记忆，是啊，也许一切都可以淡忘，却无法忘记她脸上那道浅浅的泪珠。

“哦，先生，这尊美丽的雕塑是哪一年的。”

“不知道。”解说员笑道。

又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雕塑面前。

“她为什么被带着镣铐？”

“不知道。”解说员笑道。

好奇的旅行者开始闪烁着照相机。

“她为什么在哭呢？”

“也许有让她伤心的事情吧。”解说员笑道。

“那她是来自哪里呢？”

“可能是数百年前消失的亚平宁大陆吧，哦，也许亚平宁大陆消失了数千年了，谁知道呢。”解说员笑着。

“那她叫什么名字？”

“哭泣的威尼尔丽莎。”解说员答道。

蒙娜丽莎，也许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解说员错了，她等待的眼睛仍然在眺望着，是星空，还是什么呢？

第七章 天谴

如同夜幕下映衬的繁星一样，每一个生命都象一团燃烧的火焰，在永远不为人知的背景中寂静的燃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团明亮的生命火焰就在一片荒芜的地方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伴随着这团生命火焰的是令人迷惑的呓语“……强大……更强大……更强的战斗力……我需要变的更强大……”

如果我们对比相对生命火焰的碳水化合物形态的世界，就会发现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是无数年以前被封印的紫血恶魔 - 星际战士达芬奇！在漫长的封印岁月中，星际战士潜意识中的强烈的意识一直没有淡化，他永远忘不了自己被强大的对手封印，离开自己的蒙娜丽莎。

在巨大的魔茧中，殖装护甲在星际战士强烈的意识下发生的微小的改变，在星际战士对这个星球了解的一切信息的分析为前提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进行着进化。

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达芬奇在等待着冥冥中的一双手来解放自己。

在一个未知的岁月，地球上的人类完成了巨大的革新和进步，地球的四周开始变的不平静，人类登上的月球，在太平洋的未知岛屿上完成了破坏性极其强大的武器实验，在人类无止无休的喧闹中，仿佛几个世纪的压抑都在瞬间被释放了出来。

打开星际战士的未来之手终于出现了，不过并不是我们所预料的，事情刚开始是这样的，在燃烧生命的巨大空间里，距离星际战士醒目的燃烧的生命不远处，也出现一片数量巨大，面积巨大的生命的迹象。

它们从一出现，就煞气冲天，他们一个个怨气十足，仿佛是半身浸泡

在血池里的恶鬼，互相彼此撕咬着，残杀着，将身旁的肢体抓破，塞进自己流着鲜血的嘴里，勉强的吞咽着，消化着。

它们周围的空间寂寞无比，却仿佛每一个分子和分子的距离里面都充斥着痛苦，在这里可以体验着整个人类的悲哀和无奈，如果它们有具体的形态，我们还会在它们流着脓疮的肢体外面，发现阴险、谎言和如同喜马拉雅山脉一样高耸入云的欺诈。

在行星的字典里面是永远不会找到解释它们的词语的，就象人们说的，给邪恶命名需要邪恶的母亲，全宇宙中，只有人类知道该如何称呼它们，阿鼻地狱。

而当我们在这片恐怖众生相对碳水化合物世界，我们惊奇的发现，它相对的并不是传说中的地狱，而是地球表面的一个国家，一个自称文明国度芸芸众国中的一员，伪提尼共和国。

关于这个共和国后来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很少，最出名的是一份文献，是一份国际报纸的驻该国记者的日记。

“公元某年三月某日，天气阴，我开始后悔来到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记者其实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在这里记者和谎言同居，和阴谋陪嫁。我是一个自由世界的记者，我需要做的是告诉人们真相，而这个国家，没有人需要了解真相，真相已经是无言的弃妇……”

“公元某年四月某日，天气阴，这个国家，充满了营私舞弊者，欺名盗世者，偷窃者，流氓，同性恋，吸毒者，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这些人却偏偏都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领袖，不得不怀疑这一切的产生和这个国家的封建体制有很大关系，虽然这个国家穿着共和国的外衣，可是整个国民的血液里仍然流动着奴才的血。”

“公元某年五月某日，天气阴，犯罪和各种冲突在这个国家频繁的令人吃惊，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和迫害所有报道类似事件的记者和新闻机构，所以表面看来一片歌舞升平景象，但是脓疮不会因为表面的粉饰而痊愈，事实恰恰相反。”

“公元某年五月某日，天气阴，一个国家的危机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任何几个庶民聚集就会引发暴力事件，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出现了真正的危机，这个国家的平民有普遍暴力倾向，他们不相信法律，仅仅相信实力，嘲笑公理和准则，取而代之的却是一股浓烈的铜臭。”

“公元某年某日，天气阴，不用指望了，这个国家是永远不会出现太阳的，有的仅仅是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和五月飞雪，我开始对自己愤怒，人怎么可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呢。也许他们可以活，他们靠杀害和伤害自己的同类而活，靠欺骗和出卖自己而活，在这个国家，暴力代表了强权替代法律，财富代表了利益替代道德，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人们在这个国家生存就意味着：痛苦是必然的，幸福是偶然的，人们仅仅在几率中苟且，幸福的人也不过是痛苦的筛网中漏过的幸运儿。整个社会已经腐烂，为什么没有崩溃，我想，就是地狱也需要有焚烧地狱的怒火吧，不过，我相信快了，因为它已经超过人类能忍受和想象的极限了。天谴之火，该降临了。”

被记者称为天谴终于降临了，有一条名为龙尼尔的大河横穿伪提尼共和国，这条大河每年都泛滥一次，在二十世纪的一个夏天，龙尼尔大河的咆哮之声开始响彻整个伪提尼共和国。

该国政府集结了50多万正规军，分布愤怒的大河两岸，妄图用人力

拖拽住这头愤怒的巨龙。

“卡特中将，我们这里已经第十次出现决口，第四集团军全军将士正在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自己的阵地，但是我们请求指挥部考虑分洪引流，不然，龙尼尔大河南面的工业基地将非常危险了。”前线的瑞森中将嘶哑的嗓音报告道。

“瑞森中将，你带领第四集团军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阵地。”卡特中将对话筒叫道。

“是，卡特中将，我保证除非第四集团军全军覆没，否则绝对不让龙尼尔的河水有一滴流过我们的防线。”瑞森中将军人的气魄让卡特中将几乎哽咽。

“你们再坚持最后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后，分洪区百姓疏散完毕，准备分洪。”卡特中将说道。

“是，卡特中将，请放心，我第四集团军誓与阵地共存亡。”瑞森中将答道。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流逝。

三小时过去了，指挥部传来卡特中将的怒吼。

“混蛋，什么，分洪区里面还有四个乡的居民没有被通知，将近七万多人还在原地！”

“不是72小时前就开始通知了吗？不是说都通知到了吗？不是说没有问题的吗？”中将面对肥头大耳的分洪区的副省长比利怒吼道，“我现在就枪毙了你！”

“混蛋，一个集团军正在生死线上用生命阻挡洪水呢，你们这些王八羔子政府的狗杂种官僚还在打官腔。你这个王八蛋，如果第四集团军这次下不来，我亲手枪毙了你！”

“立刻转移居民，三十五师，一百零三师，火速向第四集团军增援。”

就在中将勃然大怒后的第五个小时，无法分洪，洪水直涨不落，第四集团军终于没有防守住已经和这个国家的政治一样的千疮百孔的堤防，山崩地裂的轰鸣后，彻底破坏性决口出现了，刚开始是2公里宽，5公里宽，15公里宽，几分钟以后已经是50公里宽，第四集团军整整一个师尽数葬身在滚滚洪流之中。

一片汪洋。

有人记得，第四集团军瑞森中将被洪水冲走前的惨然，他站在决口的大坝上，目视洪水，出奇的平静，牙关紧咬，只是黑夜也掩饰不住他满面的泪痕。

震动整个大地的哀号伴随着死神踏向熟睡的黑夜。

当洪水肆虐伪提尼共和国两个月以后，这个国家的新闻媒介仍然在报道，洪水是局部的，没有国外敌对势力鼓噪的那么大的损失，要相信政府。

洪水随着季节的到来，慢慢退却了，这时，一份加急机密文件被送进了伪提尼政府的深院。

“有瘟疫，大规模瘟疫。”

“鼠疫和霍乱。”

“哦，正常的，洪水以后肯定有这种情况的，过两个月就没有关系了，对所有瘟疫爆发地区戒严。”

有过了一个星期，传来更可怕的消息。

“仁荃斯阁下，在龙尼尔河的中游，发现一种奇怪的瘟疫，十分可怕，症状是被感染者全身溃烂，从症状出现到死亡仅仅一周时间。”

“随军医务人员报告，绝对不是鼠疫和霍乱，但是，比这两项还可怕。并且，还有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国医疗水平无法治疗此种疾病。”

“现在爆发地区是哪里？”

“原来科石拉省安努市附近。”

两个小时后，当仁荃斯彻底了解了这种疾病的可怕以后，报告了总统。第二天，军部最高长官得到命令。

“对安努市实行彻底清理，113号计划，同时对科石拉省戒严，不允许一个人进去或者出来。”

“是的。”

总统的高级顾问，仁荃斯看着军部大员离开自己的视线，开始考虑下午的那场和著名商业巨子的高尔夫球赛，一想起上次那场友谊赛给自己带来的利润，就不禁面露微笑。

这番交谈后的第五天，卡特中将在电话里大声质问同时又谩骂着政府中央某部门的头头。

“告诉我，是谁下令用铝热剂燃烧弹摧毁了整个安努市方圆数百公里范围的，你们知不知道，那里有十几万灾民和一个团的驻军！是哪个狗娘养的下的命令！”

“将军，请注意你的言谈，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国家的利益，您要明白的是，您的任何问题，我都没有必须回答的义务。”

“少跟我来这套，你这个只会拍马屁的官僚，少给我说国家的利益，你们这帮家伙打着这个旗帜已经横行的太久了，国家利益就是你们说的，我们看实际就是你们一小撮王八蛋的利益，如果你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就直接给那个应该吃屎的总统打电话，一样骂的他狗血喷头！”

眶，听到将军的谩骂，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卡特中将气的一把将电话摔在对面的墙上。

第四集团军二十四师，现在被恐慌笼罩着，他们刚完成对科石拉省的戒严，现在集结原地待命，从几天前开始，师团中大量士兵出现发烧，呕吐，身体大面积溃烂，所有的随军军医对这种现象都束手无策，更可怕的是，所有的军医也无一幸免，都被传染上这种疾病，连身为专业医师都在劫难逃，其他人更感到恐惧万分。

今天，军队里面开始有染病的士兵死亡，一片一片的，象被点燃的芦苇，下午，基本上每个连队都出现了逃兵事件。

夜晚降临之前，所有士兵发现自己被紧急空降而来的全副武装的化学师团205师团和311师团的士兵包围，化学师团的士兵头戴防毒面具，面目狰狞的不许任何士兵远离自己的驻地，违反命令者杀无赦。

并不是所有士兵都任人宰割的，在第四集团军二十四师的侦察营驻地，有几名军官在选择自己的未来。

“陈查理少校，你认为我们可能全部死亡，这不太可能吧。”

“笨蛋，现在的形势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一种国家无力治疗的瘟疫，是十天前被轰炸机清洗的安努市流传出来的瘟疫，就算205师团和311师团不杀我们，我们谁也逃不过自己军队里面的传染的。”

“太可怕了，他们死的太可怕了，我想活命，我是来给这个政府卖命的，

怎么现在居然反过来屠杀起我们了。”

“是啊，太可怕了，随军医生说这种瘟疫是呼吸道传染的，我们如果继续待在这里，是难逃一死的。”

其他几名军官意识到自己的命运，都看着素有“夜狼”之称的陈查理少校，“陈查理少校，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有办法，但是要牺牲自己师团的兄弟啦，看你们是否狠的下心。”

“反正他们都是要死的，我们如果能活出来，每年也为他们烧柱香也是好的，如果大家都死在这里，连为他们添香火的人都没有啦。”

“好，立刻通知各个营，告诉大家，205师团包围我们的真实目的，然后组织所有有战斗力的士兵，一个小时后从东面突围，冲出包围圈。而我们组织自己的一千余名士兵不发动冲锋，只需要待机从中突围即可。”

陈说完，几名军官就各自分头行动。

一个小时后，第四集团军二十四师部分官兵和205师团、311师团火并，顿时炮火连天，原来同根同源的伪提尼共和国的士兵象疯狗一样互相撕咬在一起。

作战英勇，一向以彪悍出名的二十四师给只会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化学军团沉重的打击，交战不久，两个化学师团就开始集结自己分散的队伍了。

另一面，在陈查理等几名军官的带领下，一千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伙同另一个独立旅乘机从北面突围，当独立旅和对方激战之时，陈查理带领自己的队伍，小心翼翼的绕过了所有的阻拦，逃出生天。

第八章 潘多拉的魔盒子

在经历了无数的岁月，一次巨大的海底火山爆发以后，在太平洋的中心，一片珊瑚群从海底浮出水面，它们象蓝色托盘中晶莹的一串串珍珠，点缀着波光荧荧的海洋。

在这片珍珠项链一样的珊瑚群中，有一个巨大棒槌形的庞然大物，深深镶嵌在珊瑚中间，有一部分高高露出水面。

这个庞然大物就是达芬奇和蒙娜丽莎的星际飞船，岁月沧桑，给它的表面留下了厚厚的珊瑚层。当星际飞船的智能系统再一次收集这个星球的信息时候，惊讶的发现，原来荒凉的空间里面，现在已经熙熙攘攘。

欧洲联合组织经常发现自己的卫星频道被人占用，但是开始跟踪的时候，对方又销声匿迹，百思不得其解。美洲方面也出现过几次航空频道被人占用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这些事情仅仅是太平洋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在人们不经意之间，就忘记了。

直到这一切被欧洲联合组织某敌对国将此信号截获，翻译出来，让人一头雾水，等到截获的信息已经可以组织一个小型图书馆的时候，从极其有限的能翻译出来的文字中，发现了“达芬奇”和“蒙娜丽莎”的字样大量频繁出现，最后，该国情报机构经过无数专家分析，得出结论，达芬奇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而“蒙娜丽莎”是他们的行动代号。

在地球的另一边，陈查理和他的一千多名士兵成了国家的敌人，叛国者。因为对自己生命的自由追求，英雄在一个夜晚变成了逃亡者，如果在死亡的英雄和生存的逃亡者之间选择，谁会选择前者，而谁又会选择后者呢？

陈查理和他的士兵们选择了后者，无情地嘲笑了拙劣的政治骗子给予的国家英雄的虚无的称号，也许当英雄意味着失去自我，毫无条件的接受死亡。

“我们不能解散，如果解散，我们将被消灭，失去最后生存的机会。”陈很坚定的对其他军官说道。

“是啊，政府的无情冷血，我们是体验的最深刻的了。”有人附和道。

“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武装，粮食，国际流通货币。”其他军官说。

“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它现在是被政府驾驭的一只老母驹。”

“我们需要快速越境，北方是越过曼荼罗山脉就是查密尔冰原，再往北一片荒漠，其他几个方向都是人口密集的邻国，一般情况下都有驻军，我想我们先出国境，在求安身之处。”陈仔细查阅地图，对其他军官说道。

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陈带领着自己的队伍向北方逃窜。

在所有燃料和食物几乎用尽的情况下，陈攻占了一个十几万人的小城市，得到自己需要的食物、燃料、汽车和给养后，迅速离开了，但是，这次小规模军事行动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不久，军车上的雷达就显示有战斗型飞机接近。

所有的队伍都分散和隐藏到丘陵和丛林中，在疲惫的逃窜中，唯一欣慰的是，最开始让他们恐惧的瘟疫并没有跟随而来。

在他们即将到达边境的时候，擅长侦察的队伍发现数百公里外，出现了追赶自己的地面部队。陈终于在最后的时刻，逃窜进了位于边境的连绵的巨大的山峦中，再向北走，就是一望无际的人迹罕至的冰原地带了。

身后的机动部队象影子一样跟随而至，并且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战，陈目的是逃命，而不是决一死战，留下数十名敢死队员断后，便逃进了冰原地带。

“陈查理少校，前面出现蒙昧时代的骑士的小规模抵抗。”前面有报告传来。

“快速歼灭。”

当陈的部队逃进冰原地带时，在一个可以称为险要的地方，遭到了一群部落战士的攻击，这群战士正是当年斯塔睦教派到北方冰原圣地的圣骑士的后代，他们已经守护圣棺数百年的历史。

“陈查理少校，抵抗全部消灭，我们好象发现一个类似宗教的圣地，他们之所以顽强抵抗也是因为圣地的原因。”

“宗教圣地，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们未来会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命令军队就地休整。同时命令工兵连用最快的时间，将圣地里面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搜集一空，记住，不要留下什么。”陈查理对士兵命令道。

士兵用最快的速度收集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且在险要的地方架设的工事准备抵抗追兵。

当陈查理少校得知圣地有大量古董，而且发现一个巨大的圣棺，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也和部分军官来到了圣地的中心。

圣地中心有个小广场，广场中间露天放置着一个巨大的圣棺，由于形体巨大，基本不可能带走。

“打开它，叫工兵连用工具切割开它。”陈命令道。

工兵连立刻展开手脚，经过几个小时，圣棺被切割掉了大部分外表，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直径几米的卵状物体，上面花纹线条分明，象巨大的毒蛇的鳞片闪烁着另人心悸的光芒。

“天啦，这是什么东西，真是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我们可能做错了什么事情。”一个军官喃喃自语着。

工兵连的士兵继续用切割焊枪切割着周围的青铜碎片，一个士兵可能手滑了一下，焊枪的火焰直接深深射中了卵状物，卵状物令人惊讶的大动作蠕动了一下，象一朵盛开的花朵一样猛的向四周展开，锋利的鳞甲切断了四周四五名工兵连士兵的身体，圣地的广场上瞬间被鲜血染红。

所有人都感觉世界停止了转动，大家张大了嘴巴，有的胆子比较小的士兵双腿开始发抖。

广场中心的卵状物体发现四周刚被切开的士兵的身体，立刻伸展出无数的象剑一样尖利的刺突和蠕动的软组织，把尸体和鲜血快速的吸收了，然后外表的殖装护甲开始演变，逐渐，整个巨大的生命体显示出一个人体的形状。

经过了几乎窒息的数十分钟，卵状物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蓝紫色皮肤，恶魔一样的庞大身形的战士矗立在众人当中。

他血红的双眼，青面獠牙，一头长发，浑身遍布巨大的肌肉块和快速伸缩的甲状刺突。

陈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一切，现在他正和这个宛如地狱中的恶魔面对着。

一道阳光直射到圣地的广场上，广场中央的蓝紫色躯体突然全身的殖装护甲象开屏的孔雀一样尽数打开，而且在躯体的胸前，左右各一个，如同贝壳一样展开，里面是象漩涡一样构造。

紧接着，站在恶魔对面的陈发现恶魔的眼睛仿佛复活一样转动了，然后是响彻云霄的粉碎周围一切怒吼。

“吼……”周围所有的士兵和军官都从里向外爆炸了，血浆四溅。整个空间都发生了强烈的爆炸。

圣地的广场上，在没有其他生命，星际战士达芬奇，重返人间。

达芬奇发现了自己身上殖装护甲的变化，又经过了几个小时，充分掌握了新产生的武器的功能和特性，便离开了圣地。

陈手下的士兵，目睹着自己的战友和长官被恶魔的怒吼粉碎，都吓的脸色惨白，一动不动，目送着这个凶神离开，而且注意到他将正面迎上追赶自己的正规军，有的人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在一片山地中间，星际战士达芬奇发现空中仿佛出现类似小型飞船类的攻击性武器，紧跟着，一串激烈的航空炮火打在达芬奇附近，达芬奇背后的岩石立刻炸的粉碎。

达芬奇，迎着吐着火蛇的攻击机昂首耸立，这时，可能是攻击机的驾驶员最感到有趣了，地面上有个怪模怪样的家伙面对自己的炮火，仿佛是一个牧羊骑士在挑战风车巨人。

但是，立刻，攻击机的驾驶员发现问题好象不是这么简单，他看见了……

达芬奇打开了右胸前的护甲，露出漩涡一样的装置，一道巨大的闪光从漩涡中激射而出，宛如一道雪亮的探照灯打出集中，强大的粒子流，攻击机刹那间被击中，然后仿佛在空中被熔化了，仅仅轻微爆炸后就消失了。

达芬奇将右胸的打开的护甲重新合拢，身体仿佛脱力一样，略休息片刻，就消失在丛林之中。

当逃亡的士兵发现攻击那个凶神的攻击机消失的时候，惊讶的不敢相信，难道那个凶神也对着2马赫多的超音速战斗机怒吼了一声，把驾驶员吓的七窍流血，就地身亡不成？

当天夜里，逃亡的士兵前面的山谷里传来激烈的战斗声，冲锋枪，自动步枪响成一片，时而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一阵一阵的轰鸣，如果不了解的，一定认为是两个正规军在激烈的交火。可是逃亡的士兵猜想到，很可能是一个正规军在抵抗一个恶魔的攻击，等到快天亮的时候，各种枪声都停息了。

第二天下午，有侦察兵回来，对面山谷里大概有无数具士兵的尸体，没有发现敌人。

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要求立刻采取行动控制和彻底调查此次瘟疫事件，伪提尼共和国代表强烈抗议，要求各大国要尊重伪提尼共和国的国家尊严，拒绝任何外国势力介入调查事件。

第四集团军二十四师被消灭的第三十五天，伪提尼共和国全国各个城市爆发这种恐怖的瘟疫，其中首都也发现数百名感染者。

国际社会终于得到了该病毒的样本，研究发现，当今科技无法解决此种病毒的蔓延，当务之急是要消灭此种病毒，坚决杜绝传染源。

并且一名曾经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学者指出，一个2000万的人口国家感染上此种病毒，60天内整个国家将丧失抵抗能力和工作能力。

于是所有周遍国家对伪提尼共和国实行边境戒严，所有国际社会停止和伪提尼共和国一切航行和邮递、外贸等等来往，并对其领空实行封锁，封锁的第二天，第一次用空对空导弹将企图飞往海外的国际航班击落在离边境数十公里的地区。

当又一次召开国际会议的时候，伪提尼共和国的代表被恐惧的人群用隔离方式囚禁在无菌实验室里面，最后干脆就无视其存在，将他彻底忘记了。

第四集团军二十四师被消灭的第五十五天，国际社会已经给伪提尼共和国宣判了国家死刑，任何离开该国的企图都将被无情消灭在摇篮中，同时环绕地球的十七颗军事卫星也参与了毁灭计划，他们可以击落任何不经过允许飞越国境的一只麻雀，看样子，一直信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杀戮成性的伪提尼共和国终于要被更堂皇的理由扼杀了。

国际社会开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审议的主题是，是否立刻用毁灭级核武器将伪提尼共和国彻底毁灭，156个成员国，投赞同票的有150个，1票反对，5票弃权。

毁灭打击原计划一周后实施。

通过了彻底毁灭伪提尼共和国的计划后第二天，这次是号称国际第五军事强国的安法鲁共和国爆发了同样的瘟疫，该国家将所有的核武器对准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同时联合本来已经被开除地球球籍的伪提尼共和国，声称如果国际社会企图消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扬言便把整个地球打的象高尔夫球一样凹凸分明。

伪提尼共和国的国际代表只能热泪盈眶的感谢这个几天前还叫嚣毁灭自己祖国的安法鲁共和国。

结果双方对峙了一个星期，安法鲁共和国和爱尔兰共和国各自投给对方一枚核弹，正准备拼个鱼死网破的时候，从国际卫生组织传来佳音，在

国际力量的努力下，发现该瘟疫病毒的防疫疫苗和有效治疗血清，世界在疯狂的边缘被拯救出来。

第九章 天火中的天狼星

身处国际会议一席的伪提尼共和国的代表现在正襟危坐，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这个主权国家在不久前还同时被 150 多个国家共同蹂躏，收到开除地球球籍的正式通知，也许只有他自己也知道，心里的屈辱和窝囊，就象他自己曾经对朋友说的，男人投身政治就等于女人堕落风尘。

现在，这个伪提尼共和国的代表肩负着重要使命，就是如何在被彻底打的不成人形以后，按照中央的指示，表现出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的姿态。

相对地球上的喧嚣和闹剧，辽阔的星空一片宁静，深兰色的地球象一颗宝石璀璨夺目，离他不远处是他在太阳系中唯一的朋友，月球。

一颗横穿太阳系的彗星拖拽着长长的由冰类物质组成的彗尾，刚刚从地球附近经过，彗星可能是星际间最美丽的使者，她不停的展现着自己的美丽，而这种美丽恰恰是她有限生命的燃烧。

当这颗彗星远远的离开了地球，快接近火星轨道的时候，从美丽的彗尾中飞出了一艘体形庞大的星际飞船，它的外表有一层蜥蜴一样的伪装，跟随着四周的环境发生着变化，飞船向太阳系的外太空发送了一段加密的信息。

“前锋钢牙报告，对地球实行的投放类人类病毒计划失败，病毒被地球人有效控制，地球人类仍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前锋钢牙等待下一步行动指示。”

信息快速的在宇宙中传递，经过了漫长的星际旅行，在遥远的星空中，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星际舰队的侧影。

身形巨大的星际舰队，井然有序的在星空中航行着，最前面的是一群数量巨大的主力攻击舰，庞大的舰身象古代的重装甲骑兵，主力攻击舰的四周有许多体型比较小的星际护卫舰，象飞行纵队中的僚机保护着主力攻击舰的侧翼。

天狼星星际舰队！

攻击舰队的后方是数十艘大型星际母舰，星际母舰是星际舰队中战斗力和生存能力最强的舰支，巨大的母船航空港中可以停靠 5 艘主力攻击舰，或者 20 艘星际巡洋舰，并且每艘星际母舰上都有 15 个战斗机编队和 10 余万地面攻击战士，天狼星星际舰队曾经有一个星际母舰编队重创对手整个舰队的骄人战绩。

而原来迅捷的象烈马一样的星际舰队现在却象一头怀孕的母牛一样拙笨，因为在星际母舰的后面，除了护卫舰队和后勤给养舰队，还有远远超过所有战斗舰总数量几倍的星际运输船。

天狼星星际舰队的奇怪组合，可能要从天狼星系和他附近的牧龙星系说起。

天狼星系由一颗恒星和 18 颗行星组成，而仅仅在第 13 颗行星上产

生了生命，经过漫长的岁月，天狼星的星际文明终于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天狼星人创造着文明和财富，也不断向周围的宇宙空间探索，终于发现自己23光年处存在的和自己星系一样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牧龙星系。

牧龙星系由一颗恒星和26颗行星组成，其中有3颗行星孕育了星际生命，当天狼星人步入伟大的外太空时代，牧龙星系也进入宇宙开拓时期。

由于适合生命生存的星球在宇宙中太有限了，在天狼星历105年，科技相对领先的天狼星人组织了第一只星际远征队，经过长途跋涉，闯进了牧龙星系的空间，野心和资源的征服第一次披挂着撒播文明的外衣在两个星系之间拉开战争的序幕。

虽然天狼星人为第一次远征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结果以惨败而告终，数百万天狼星人的尸体飘浮在牧龙星系的行星轨道上，在完全真空的世界里，和无数的宇宙尘埃一同成为不灭的星际旅行者。

两个星系的文明在征服和被征服的竞赛中象疯狂的涡轮机一样发动着，耗费着两个星系的所有资源。

天狼星历207年，天狼星人在自己杰出的领袖乔特的带领下，第二次组织远征牧龙星系的壮举。此次战争持续了两年，仅仅统计天狼星人组织的后援部队就有一千两百多万人。

当硝烟和战火被征服者夸耀成自己辉煌历史的时候，一尊高耸的国父纪念碑耸立在牧龙星系的一颗行星上，天狼星人在支付了太多的代价以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鲜美的胜利果实，而代价太沉重了，有近千万天狼星人战死，其中包括他们的领袖乔特。

于是，这颗征服的星球，被天狼星人称为乔特，这个星球上最高的建筑就是国父纪念碑，上面写着：天狼星历209年，伟大的国父乔特，将文明、繁荣和希望带到了我们的星球。

但是历史总用嘲弄的方式表示着自己的不满，天狼星历218年，被征服了仅仅9年的乔特发生暴乱和起义，乔特政府血腥镇压了暴乱和起义，随即乔特大范围饥荒，总共死亡人数超过星球人口的六分之一，无数人在死亡降临时，无言的倒下了，而星球最高的建筑——国父纪念碑依然耸立着，文明、繁荣和希望的金光大字闪烁着更加耀眼的光芒。

天狼星历560年，牧龙星系中仍然掌握在牧龙星人的两个星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次，本年度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另外两颗天狼星人星球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一年，牧龙星系成立了牧龙星联合政府，克雷加文就任第一任联合政府总统。

天狼星历607年，两个星系的科技和军事都不相上下，并且同时进入核物理时代。天狼星历809年，第三次星系战争爆发，这次是牧龙星系组织了星际舰队，要收复数百年前失落的行星。

战争直接死亡人数超过五千万，牧龙星系战败。

当历史停留在天狼星历1205年，星系之间的战争已经爆发了数百次，而且越来越频繁，终于在这一年，一向各方面都略逊一筹的牧龙星系穷其星球的能源研究出终极武器，毁灭力量可以直接毁灭一颗行星。

牧龙星系开始恐吓天狼星人，而天狼星人告诉扬扬得意、踌躇满志的牧龙星人，自己也研制出终极打击武器，毁灭力量同样可以毁灭整颗行星。

牧龙星人认为自己对天狼星人的科技了如指掌，绝对不相信天狼星也

拥有同样的终极武器。

天狼星历1206年夏，自信可以一举毁灭天狼星人的牧龙星人首先发难，派出了自己庞大的星际舰队，对天狼星系的第13颗行星使用了终极武器，整个星系就象返回了胚胎时期的大爆炸中。

而天狼星人也对牧龙星人的居住星球使用了终极武器。

第一次交锋以后，天狼星系的第13颗行星永远消失了，数百亿天狼星人和自己的星球化为乌有。而牧龙星系从原来的26颗行星，变成了25颗行星，牧龙星人也失去了一半的人口。

报仇！报仇！

毁灭他们！毁灭他们！

两个政府仍然在做着危险的政治赌博，当最后残留在乔特的天狼星政府发出对牧龙星最后的一颗行星进行毁灭攻击的指令的时候，无数的天狼星人乘坐运输飞船和能搭乘的星际交通工具，逃向了遥远的太空。

同时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天狼星星际舰队中实力最强大的第五舰队，去向无踪。

当逃跑的人们返回战争结束的牧龙星系，人们再也找不到自己熟悉的家园，那几颗象宝石一样夺目的星球已经永远的从宇宙中消失了。

这时候，神秘失踪的第五舰队，出现在幸存的天狼星人面前。

文明，财富，一切一切，也许是数百亿年的结晶，在自诩为文明的发展中凭空消失。

周围数千光年里面，没有适合他们生存的星球，天狼星人开始成为宇宙中的吉普赛人。

第五舰队现在成为了天狼星星际舰队，舰队的最高指挥官是拉姆齐元帅，副官是罗伯特中将，每一艘星际母舰都由一名中将长官指挥，指挥星际舰队最前沿主力攻击舰队的统帅是萨姆森上将，负责后勤和运输舰队安全的是西尼尔上将。

在漫长的星际流浪中，失去自己生存星球的天狼星人没有一天不感到疲倦，失落，迷茫。在旅行刚开始不久，许多天狼星人怀着对未来的忧虑询问着舰队的指挥者。

“我们将去哪里，如何繁衍和生存？”

将军们答道，“找到新的星球，天狼星人将因为我们重新开始。”

“哪里有适合我们生存的星球？”

将军们答道，“我们会找到它。”

“要多久，如果当地居民不接受我们怎么办，难道又要有战争吗？”

将军们答道，“不知道需要多久，生存就是征服的过程，如果为了天狼星人的生存，战争在所难免。”

时光和生命在星际飞船中继续着，天狼星人经过了对死亡的恐惧，天狼星人经过了宇宙的恒星风暴，天狼星人经过了铺天盖地的小行星碎片，天狼星人经过了宇宙粒子暗流，天狼星人经过了无数的灾难，派出了数万计的无人星际探索器后，命运女神终于开始眷顾这群绝境中的企求者，他们发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星球，太阳系中的地球。

天狼星人通过无人星际探索器得到大量关于地球生物的资料，取得了数千年来地球生物的历史记录和星球构造各方面的资料。

“这个星球适合我们生存，但是已经被类似我们的智慧生物占据。”身为

一艘星际母舰指挥官的斯坦德利中将在天狼星星际舰队高级会议上首先发言。

“他们贪婪残暴，热衷于自相残杀。”元帅的副官，罗伯特中将在了解了地球的资料以后说道。

“是的，他们连自己的同类都无法容忍，简直比牧龙星人都不如，牧龙星人至少还是一个整体呢。”另一名中将说道。

“他们是怎么对待比自己先进的生物或者同类的呢，我们来看看吧。”后勤舰队指挥西尼尔上将快速扫描着关于地球的资料，“依据他们自己的资料记载，他们曾经和星系智慧生物接触数百次，每次的结果都是得到对方的尸体。”

上将略停顿了一下，又说道。

“他们对待自己同类中比较优秀的人也是用杀死对方的方式，看，这里有他们烧死最先了解宇宙的同类的资料，他们引以为骄傲的艺术品也是被他们称为疯子留下的，这里是一幅画，他的作者在生前失去了耳朵，被他们唾弃，太多了，太多了。”

当将军们了解地球人的历史以后，非常惊奇。

“我认为如果和他们正式接触，他们不会接受天狼星人的。”经过长时间的交流，舰队中的一位中将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建议征服这个星球。”有中将说道。

“不，我不同意。”元帅的副官说道，“我认为不应该征服他们，应该彻底消灭他们。”

“虽然他们的科技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原子能源时代，但是现在我们失去了大规模武器和科技力量，如果和他们进行一场战争，我们也会有很大的损失。”有人答道。

“是的，虽然这场战争对我们比较艰难，但是我仍然同意罗伯特中将的意见，这个星球的生物不适合征服，他们比牧龙星人还要低劣，只能消灭。”素有勇名的萨姆森上将说道。

元帅的副官对同意自己观点的上将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感谢。上将也点了一下头，表示对副官的看法支持。

经过对地球的了解以后，又经过将军们的充分交流，天狼星人决定彻底消灭地球智慧生物，取而代之。

经过高级军事会议后，天狼星人立刻派出了一个星际母舰编队，由戴恩中将指挥，星际母舰名叫钢牙，作为天狼星人的前锋，用最快的速度到达地球，开始对地球上的智慧生物，人类，实行彻底毁灭计划。

戴恩中将指挥钢牙对地球投放了类人类病毒，果然按照天狼星人预料的，地球人立刻撕掉所有自己制订的国际公约和道德幌子，赤裸裸的拿起斧头，要将自己病痛的邻居砍死在病榻上。

可惜，地球人的科技和智慧超出了天狼星人的想象，很快控制了这种可怕的病毒。

钢牙立刻将信息反馈回星际舰队。

此时，拉姆齐元帅正在和副官罗伯特中将交谈。

“尊敬的元帅阁下，必须用最快的方式占领地球，因为，我们的给养和能源快消耗完了。”副官罗伯特中将对元帅说道。

“这一直是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元帅说道。

这时，元帅和他的副官得到了钢牙的报告。

“哦，钢牙的第一步计划失败了。”元帅自言自语着。

“元帅阁下，请命令钢牙实施尼诺尔计划，同时舰队向地球全面进攻，如果尼诺尔计划失败，我们就直接武力占领地球。”罗伯特中将神情焦急。

“尼诺尔计划，尼诺尔计划。”元帅沉思着。

“元帅阁下。”罗伯特中将看着犹豫的元帅。

元帅终于将目光看着罗伯特中将，“好，命令钢牙，执行尼诺尔计划，同时传令舰队全速向地球前进！”

第十章 同伴

星际战士达芬奇正站在一处山崖上，他目光注视着面前秋天的树林，在山峦的起伏中，一片一片茂盛的森林，秋天居然这么美，橘黄色的树叶象一堆一堆旷野的夜晚点燃的火，还有鲜艳的红色，和天边的火烧云红成一片，松树的深绿色仍然一如既往，整个山林美丽的让人莫名其妙地感动，注视着红色的枫叶，达芬奇想起蒙娜丽莎，她最喜欢这些漂亮的东西，要是她看见一定会跳跃的欢呼……蒙娜丽莎，达芬奇心里感到锥心的疼痛……，蒙娜丽莎，你在哪里？

在遭到天空中的飞行器攻击后，星际战士达芬奇和一个军团的正规军相遇，士兵们抢先发动进攻，达芬奇多处受伤，负痛逃脱。

当夜，达芬奇潜行靠近这个军团，和他们在山谷间展开大战，达芬奇很快学会使用他们的武器，于是，用自己的贴身武器不停劈碎士兵的同时，也让手中夺来的各种枪械发挥着战斗力。

那个夜晚是血腥的，到处是哀号和惨叫，混乱中的士兵甚至互相射击，达芬奇在狠狠报复以后才离开这群失败者。

现在的达芬奇正在看着夕阳，他自从重新苏醒后，就发现空间里全是各种杂乱的电波和信息，而且经常收到断断续续的似乎是母船发给他的信号。

“达芬奇，蒙娜丽莎，我在人马星纬度 15 度方向，经度 37 度方向，距离 XXXX。”

达芬奇在了解信息内容后，依靠星星的坐标，判断了位置，就开始向信息指引的方向前进。这已经是第二天，前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山峦的一片火红将被黄绿色的牧草替代了。

达芬奇在进入草原不久，听见清晰的枪声，顿时全身的殖装护甲警觉的哗哗展开，宛如睡醒的狮子抖擞棕毛。达芬奇判断出枪声是从一块高地的另一面传来的，很快登上了高地，极目眺望。

高地的另一面，不远处，在秋天的草原上，驰骋着一群奔跑的狼，它们的身后是几辆军用吉普，每辆车上都有许多年轻人高举各种枪械在欢呼。

每当一阵杂乱的枪响，前方总有数只奔跑的狼翻身倒地，于是引起一片欢呼。

狼群越来越稀疏，并且因为长时间的追逐，开始有十几狼崽慢慢落在后面。

前面急速狂奔的狼群中有只身形矫健的黑狼放慢了脚步，渐渐和几只掉队的狼崽靠在一起，当又一阵枪声大作后，前面狂奔的狼群中又有一只成年的狼放慢了脚步，渐渐靠近了狼崽。

“打那几只小崽子，老狼就不会跑了。”有人大声怪叫着。

砰、砰、砰，连续的枪响，后面的几只狼崽哀嘶着倒在血泊中。

黑狼渐渐停下了脚步，前腿直立，仰天长嘶，一声狼嚎，四野回荡。

所有本来狂奔的成年狼群都停了下来，都回过头，和黑狼一起仰天长嘶。黑狼哀号数声以后，径直冲向追赶而来的军车，所有本来逃跑的狼群也转身扑向军车。

军车上所有人都已经看见，黑狼张着的血盆大口，尖利的牙齿和碧绿的一双眼睛。

“打死它，快打死它。”车上有人慌乱的叫着。

砰、砰，密集的枪声响起来，但没有一枪打中黑狼，黑狼越来越近，它身后紧紧跟随着为数不多的狼群，草原上簌簌无风，草茎萧萧而立。

“啊，扑上来啦，扑上来啦。”慌乱的叫声变成了嘶叫。

黑狼已经从侧面扑到了第一辆军用吉普前，车上的人简直可以感觉到它眼睛中的杀气。

其他军车上的人也不敢开枪了，怕伤到自己人。

砰、砰、砰手忙脚乱的猎人们现在成为了猎物，也不管可能伤及四周的其他几辆车上的人，胡乱射击着。

砰，终于有一枪打中了扑上来的黑狼，黑狼翻身倒地，一双眼睛仍然圆睁，嘴角流着血，呼哧呼哧喘着气。砰，又有人对地上的黑狼打了一枪，黑狼的身体跳起来，落在地上，眼睛仍然睁着。

狼群已经扑了上来，军车上的人们用枪进行着屠杀，离战场不远处，是逃开的一群狼崽，在狼崽中，有一头成年的母狼，看见黑狼中枪，哀嘶着从远处向军车扑去。

狼崽们孤零零的号叫着，整个草原上都是狼嚎。

最后跑到军车面前的母狼扑到了黑狼尸体前，低下头颅，在它周围嗅着，哀嚎着，用鼻子碰着他的身体，仿佛整个世界在她眼里都消失了，她一声声的号叫象是在哭一样。

砰，终于一个子弹也打中了哭泣的、因为丧失了自己黑狼的母狼，母狼的身体慢慢倒在黑狼旁边，象整个玫瑰花车在空中打翻，整个世界散落伤心的花瓣。

“吼……”达芬奇在远处的高地上看见黑狼中枪后，眼睛中的怒火又英雄燃烧起来，当听见母狼的哀号时，不知道为什么，整个身体都要被撕碎一样，他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哭喊声，“达芬奇，记得来救我啊。”

狼崽们看见母狼倒下后，都疯狂的号叫着也扑向军车。

砰、砰，躲过密集的子弹的狼崽们扑到母狼的尸体前面，几只狼崽围在母狼周围，坐在地上，如同放声大哭一样，砰，一头狼崽随声倒地。

砰，又一头狼崽随声倒地。

四周一片寂静，一只孤独的身影现在正坐在那头矫健的黑狼的尸体旁边，呜咽着看着母狼和黑狼尸体，这头最后剩下的唯一一只狼崽抬起头，一边注视着四周吉普车上的人们，一边低声的呜咽。

狼崽的眼睛一片呆滞，当周围的人们将枪口对准它时，他仰起头，明

显可以听出，它在一声声的哭，它在对苍茫天空，哭！

当军车上的刚才打中母狼的枪手正准备解决了最后这只小狼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对面吉普车上人们脸上的异样，他们看着自己身后，仿佛自己身后有个魔鬼。

他心不由开始狂跳起来，仿佛一只狮子从背后靠近自己，他终于忍不住慢慢回过头来。

真的是魔鬼！他看见一个巨大的蓝紫色表皮的凶神恶煞的魔鬼站在自己吉普车四到五米的地方，一双血红的眼睛仿佛在燃烧。

他觉得世界都开始旋转了，他还没来得及做任何事情，就感觉一片血红。

周围其它几辆车上的人看见那个恶魔胳膊上突然伸展出一柄利刃，恶魔全身都震动着对着他们这个狩猎旅行团的团长劈了一刀。

他们的团长被活生生切成纹理分明的两半，吉普车的两边留下了半米深的深痕。

砰、砰，其他醒悟的人们立刻向刚出现的恶魔射击。

不久以后，枪声停了下来，唯一剩下的军车开始逃窜，其他的旅行团成员已经成为肥沃这片草原的原料之一了。

达芬奇目视着吉普车落荒而逃，将自己胸前的护甲打开。

轰！逃了数百米的军车在一道强悍的光线中被粒子流打的粉碎。

达芬奇又走了很久，前方就再不是草原了，但是达芬奇总有点若有所失，他忘记不了离开狼群的尸体时，那只小狼茫然呆滞的样子，它会怎么样呢？

达芬奇已经离开了草原，但是最后还是无法忘记那只小狼，决心回去看看。

回到狼群和狩猎者鏖战的地方，达芬奇没有看见小狼的身影，松了口气，他简直不敢去看那只黑狼和黑狼身边的母狼，但是达芬奇随眼看见，那倒在黑狼旁边的正是那只小狼。

达芬奇慢慢走近倒在地上的小狼，过了很久，小狼崽才睁开眼睛，木然地看着面前恶魔一样的达芬奇。

又过了很久，小狼崽勉强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达芬奇脚边，低声在达芬奇脚边呜咽着，达芬奇看着小狼崽。

在落日的余辉中，草原上有两个身影，前面是一个恶魔一样的躯体，他身后不远处，跟着一只瘦弱的狼崽。

星际战士达芬奇终于来到了太平洋中心的珊瑚礁上，他清晰的看见了经过岁月改变的自己的母船，在他的旁边，是他奇怪的同伴，一只草原上的小狼。

“星际战士达芬奇，欢迎归来。”控制室内的智能系统说道。

“蒙娜丽莎，在哪里？”达芬奇问道。

“系统正在查找。”智能系统答道。

“……她……还……活……着……吗？”达芬奇犹豫了很久，问道。

“不知道。”智能系统答道。

“……她一定还活着。”达芬奇自言自语道。

“我正在收集各种资料。”智能系统说道。

停了一会儿，达芬奇又问道。

“法利亚长老的生物改造系统还能使用吗？”

“还有一套完整的改造系统，可以再完成一次生物改造。”智能系统答道。

“他，可以吗？”达芬奇看着离自己不远处的狼崽。

“好的，需要一段时间，可以立刻进行。”智能系统答道。

“开始吧。”达芬奇说道。

培养液的容器中于是出现了一只地球上的狼，由于身体结构各方面和达芬奇有类似的地方，改造基本上按照达芬奇的改造模式进行。

达芬奇使用智能系统的资料继续学习和完善着，同时利用这些知识，试图寻找蒙娜丽莎的踪影，但是，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草原上的小狼终于基本完成了生物改造计划，现在的狼崽变成了灰色表皮，身高180公分，体重200千克的人形生物，他的面孔不象达芬奇一样狰狞，只能从碧绿的眼睛感觉他与人类不同。

“改造完成，生物机理测试结果，与你不同的是，他再生功能很弱，如果身体损伤超过百分之三十或者头部严重受伤，将永久性死亡，这是地球生物的特性，无法改变。”智能系统说道。

“和教我一样，教他，就叫他狼王吧。”达芬奇说道。

当狼王醒来的时候，看见熟悉的达芬奇的身影。

“狼王，我是达芬奇。”达芬奇说道。

狼王站立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然后沉思了许久，看着达芬奇，说道。

“你是我的头狼，我听你的。”

“你是我的同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达芬奇说道。

“但是你是我的头狼，我听你的。”狼王坚持道。

“还记得以前的事情吗？”达芬奇问道。

狼王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讨厌人类，我讨厌自己还活着。”

接着狼王又问道，“我该怎么办？”

“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吗？”一旁的智能系统问道。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狼王摇了摇头。

接下去的日子里，达芬奇继续寻找着蒙娜丽莎，而狼王继续学习着。

有天，智能系统对达芬奇说道，“狼王的生物特点和思维太具有地球特性了，他有你很多不具备的在这个星球生存的能力，而且他学的非常快，智力成熟速度很快。”

“你指的是什么？现在他仍然还困惑吗？”达芬奇问道。

“用地球的语言说，他有策略性，而且会随时间与日俱增。但是他仍然象个孩子，很困惑为什么活着。”智能系统回答道。

“让我也帮你寻找蒙娜丽莎吧，可以吗？”一天，狼王突然对达芬奇说道。

达芬奇听了，点了点头，“好。”

第十一章 心中的女神

岁月象一本翻开的书，当她流逝以后，人们都以为她离我们而去，其实应该说，她化身无数，继续眷恋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恺撒宫国立博物馆的管理员是位慈祥的老者，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照常注视着前来瞻仰这座美丽的宫殿和整个欧洲最伟大的艺术家留下的珍品的人们。

现在时间很早，还没有多少游人，明亮的地板，宗教样式的落地的巨大的门窗使整个大厅里光线充分，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又站在那尊青铜雕塑面前，管理员心里暗叹，摇了摇略显灰白的头，“他真的着迷啦。”

管理员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5年，而这个熟悉的身影是在5年前的一个冬天第一次映入他的眼帘的，那天，天气真冷，整个城市都仿佛冬眠一样沉睡了，而他在中午的时候，惊讶的看见一个年轻人，走进了博物馆的大门。

这个年轻人穿的很朴素，但是有点单薄，明显可以看出，这恶劣的天气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年轻人被冻的几乎说不出话，当他表示要买票时，管理员告诉他，周末国立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他便走了进去。

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个年轻人是第一次进入这种地方，而且很可能是为了逃避外面的严寒。他轻轻跺着脚，在空旷的博物馆里面抱紧双臂，漫无目的来回走动。

年轻人苍白的脸在博物馆温暖的空气中终于恢复了颜色，当他发现管理员正在注意他时，他慌乱的收回目光，停止自己不停跺动的脚，放松了一些抱紧的胳膊，笨拙地欣赏着对面的一副油画。

“可怜的家伙，我怕我赶他出去呢。”管理员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懦弱、平庸，但是富有同情心。

那天，那个年轻人一直在里面停留到博物馆下午关门，然后，管理员看着年轻人的身影消失在冷风呼啸的街道尽头。

在这个世界上，冬天对于某些人，特别寒冷，也特别漫长。恺撒国立博物馆的管理员每个周末都会看见那个年轻人，后来，那个年轻人开始用整天整天的时间，走遍博物馆里面的每个藏室，仔细端详博物馆里面的每件展品。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管理员终于向年轻人问道，“要喝点热水吗？我这里有杯子。”

年轻人点了点头，好看的笑了笑，很恭谦的说道，“太谢谢您了。”

管理员心想，看样子很斯文，应该受过挺好的教育呢，这么年轻，如果他的父母看见现在的他，一定非常心疼啦。

管理员递给他一杯热水，“孩子，叫什么名字，还在读书吗？”

“我叫雷德蒙·森奇，正在读书。”

“哦，是读的大学吗？”

“是的。”

“哦。”管理员发现他喝完了水，有点想离开，似乎不想和他多交谈，于是，就没说什么啦。

雷德蒙匆匆离开了管理员，远远站在一副画前面，他太需要那杯水啦，给了他不少温暖，这个冬天真冷，如果这样的天气在外面，一定会被冻病的……，而自己，万万不能生病的。

从小开始，自己就害怕冬天，冬天给自己带来太多痛苦的回忆了，5岁的时候，家境贫寒的他，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失去了父亲，而母亲将自己和两个妹妹留在父亲的穷亲戚家，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日子每一天都很难熬，那不是家，至少不是自己和妹妹的家，四面吹风的房子，亲戚是个裁缝，每天晚上一方面要忍受稻草里面的虫子，一方面又要忍受无休止的喧闹。

平日里，自己和妹妹们经常挨打，尽管自己已经非常小心，可以仍然不行，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两个妹妹承担些过失，挨几记嘴巴。

到自己十岁的时候，才和邻居家的孩子学会写字。上学，是自己最想的事情，可是，是不可能的。雷德蒙经常想象着能有机会读书，但是，这只是梦而已，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东西把人分成富人和穷人。用钱的多少规定有些人可以做什么，而另一些人则不可以做什么，而且堂皇的说是公平的。

自己十八岁的时候，命运有了变化，亲戚将两个妹妹送到朋友那里去做工，赚了不少钱，居然有一天答应让他读书，当天晚上，雷德蒙将脸埋在被子里高兴的哭了。

读了两年补习以后，升了高中，那时，自己已经二十岁了。学校里面和自己的世界不一样，很少有自己这么邋遢的学生，他们拥有很多东西，知道很多，知道巴黎、纽约，国家，理想，政治，商业，未来，幸福，自己很少说话，因为发现两个世界居然如此的不同，他们有的人父母不用做什么，就有无数的金钱送到面前，而自己和知道的周围的人，只要一个不留神，就会饥饿和死亡。

在高二下学期的一天，回家后发现出事了，家里来了很多人，还有很多警察，自己问谁，谁都不告诉他，但是他感觉到，肯定出事情了，而且肯定和自己有关系，不然大家不会瞒着他。

他最后给一位中尉先生快跪下啦，中尉才口词含混的告诉了他，他的两个妹妹在首都拉里昂的一家夜总会做小姐，给客人提供性服务，一个月前，有两名亚洲客人来到夜总会，他的小妹为这两名客人服务，结果出现了意外，非常严重的意外，第二天，其它人发现了她的尸体。

后来，过了一个星期，那两名亚洲客人死在宾馆里面，听人说出事前，有个摩登女郎曾经进过他们的房间，警方取得足够证据，凶手是他的另一个妹妹，现在，警方正在通缉她。

“什么，你们不是说她们在你们朋友那里做工吗？”雷德蒙揪着亲戚的衣领吼道。

“冷静些，冷静些。”

“你们这些混蛋。”雷德蒙整个脸庞连同脖子都因为充血变的通红。

“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们，你以为你上学的钱哪里来的，她们赚的钱，我们更多的用在你身上啦，好让你出人头地，好让我们不过这样的生活，你知道象我们这样的人，社会提供给我们什么机会，没有文化，身体又不好，我们不靠犯贱，不出卖肉体，怎么活下去，怎么供你读书！”亲戚哭着叫嚷道。

“嚎……嚎……”雷德蒙想起自己穿着寒酸的衣服在校园里遭人白眼，在学校组织的娱乐活动中被人群殴，因为不小心碰到别人被打的遍体鳞伤，伙食费不够，吃劣等的饭菜，被人用各种方式羞辱，吃尽苦头，受尽排挤，痛苦的在心中问自己，“我们，我们难道不是人吗？”

许许多多以后，雷德蒙才知道了答案。

“是人，但是是穷人，或者不够富有，这个世界是价值世界，或者是伪善者的世界，你有钱，世界可以为你颠倒，或者为了某种需要，比如树立一

个道德楷模，让更多的象你一样的人甘心受辱或者受欺骗，愚蠢的不反抗，而等待救世主或者理想道德人物降临的时候，可以为你做一定的物质牺牲，帮助个别几个个体，再大肆宣扬是个爱心社会，道德社会。”

“世界因为物质的分配不公，造成每个人影响世界的的能力不同，怎么可能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呢，绑架联合国秘书长的儿子和绑架一个乞丐的儿子，都能得到一样的关注吗？联合国秘书长的儿子在工作单位偷十万美圆和一个平民的儿子在工作单位偷十万美圆，都能得到一样的处罚吗？就算一样，人家联合国秘书长有能力把挥霍掉的十万美圆还清，当然是轻判；万一一个平民的儿子把十万美圆挥霍掉了，谁家里有能力还清呢，就是找遍自己所有的亲戚，能吗，既然没有偿还能力，能轻判吗？物质分配的不平等，已经注定这个世界人人不平等！人人平等，这样哄白痴的话你也相信？”

时间距离妹妹出事已经过去了几年，雷德蒙离开了所有认识和知道自己过去的人们，独身来到了妹妹曾经生活的都市，这个国家的首都，拉里昂。

白天，靠周一到周六给饭店洗碗，晚上到夜总会当服务生，供养自己读书，我一定要读书，我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雷德蒙心中想着。

雷德蒙读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因为学费不够，是个旁听生，学校不提供宿舍等住读条件，他学的是招生条件最宽松的学科，计算机网络应用。

这个冬天，他在城市边缘的地方租借到相对便宜很多的平房，而在博物馆的温暖的空气中，他简直快要忘记外面的严冬。

当雷德蒙第一次看见这尊青铜像，他快忍不住心中的悲伤，所有的伤心象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如此的美，却又如此的伤心，这正是我们的女神，我心中的美神，她代表了这些苦苦挣扎的人们，她就是我们的。

雷德蒙在心中纵情的呼喊，他的面前，正是我们久违的 - - - 哭泣的蒙娜丽莎。

他看着那面容，那仰望天空的期望，那被束缚的双手，那并不悲哀的受难图，那代表着希望的雕塑。所有的女性的美丽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她温柔，有着迷一样的面庞；她活力，有着青春的雕像；她坚强，以至有人恐惧的用镣铐将她捆绑；她多情，掩饰不住一滴化不开的悲伤。

如果雷德蒙有可以传递的生命，相信会给予她，毫不迟疑，如果雷德蒙可以融化她冰冷外表的火焰，他一定就燃烧它，纵使用自己的血液，如果这样凝视也能交流，雷德蒙就愿意这样凝视，永远。

雷德蒙的年轻的火山终于喷发了，热情使这个年轻人在日记上留下了每天的心迹。

岁月流逝了五年，雷德蒙已经大学毕业，可是他仍然在每个周末，来到博物馆，看着面前的蒙娜丽莎，时间象手指缝中的流沙，快速的滑落着。

雷德蒙再没有碰到过自己的妹妹，也没有知道关于自己以前世界里面任何人的消息，世界是由无数个切片一样的平行世界组成的。在夜总会当服务生的时候，他仍然经常碰到自己那个世界的人们，当然，是那些象他曾经的妹妹一样的人们。他仍然不停的思考，不幸的人们对于社会是合理的，对于他们自己却是不合理的，他在心中对自己说，“都一样是活，凭什么要用道德来规定，出卖肉体就比出卖体力卑贱一些，该死的道德。”

“这些道德只能使不幸的人更加不幸，而使财富的占有者更加坚固的保持自己的地位，道德到底是为了全部人的利益，还是为了维护少数已经得到利益阶层的利益呢？”

没有居住的地方，有时候甚至在天桥下面过夜的雷德蒙，终于凭借学历，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薪水少的可怜，但是情况好象渐渐好转了。

也就是得到工作的那天开始，雷德蒙开始用自己的想象，在刚租借的居所中，用安格尔画派的画法，勾画心中的美神。

雷德蒙喃喃自语，“我心中的女神，如果你站在阳光下，该有多美丽呀。”

第十二章 女王的宝石

“达芬奇，我需要你的殖装护甲的细胞切片，经过培养繁殖，立刻就可以给狼王也同样装备和你一样的护甲。”星际母船中智能系统说道。

达芬奇让智能系统从自己身上切取了殖装护甲的样品。

过了不久，智能系统又对达芬奇说道，“你的殖装护甲已经进化，现在我将死光刀和磁力盾牌的参数提供给你，你可以使用你的殖装护甲完全复制，这样，你的整个武器系统融为一体，全部为生物细胞组成的可以再生的武器。”

达芬奇经过一段时间复制了死光刀和磁力盾牌，现在，达芬奇可以在任何时候，快速的使用自己的武器和防护盾牌了。

狼王也装备了拥有生物粒子炮的殖装护甲，也完全熟悉了各种武器，同样也用护甲的生物细胞复制了死光刀和磁力盾牌，年轻的小狼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在这个星球上，合理的使用磁力盾牌产生的磁场，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果想磁场作用在身体下方，你们可以在半空中悬浮，如果采用力场的方式作用在侧面方向，将产生强大的推动力。”智能系统孜孜不倦的向小狼解释着。

“如果磁力盾牌产生的磁场能量足够，可以使这个磁场范围内的通信中断，能源中断，电器短路，甚至爆炸。”

“死光刀的攻击力和距离有关系，也和它所发挥出的能量有很大关系。”

达芬奇也细心的听着，默默点了点头。

狼王一直沉迷于对自己新武器装备，一天，在模拟舱里面训练各种环境，和虚拟的对手搏斗的时候，突然，被智能系统的警报惊动，他进入指挥舱的时候，达芬奇正在和智能系统交谈。

“达芬奇，我一直是使用地球人的通讯卫星来收集和发送信息，你接受的信息也是我这样发送的。我刚刚接收到一则外太空的信息，综合几个月来的资料，我得到一个结论，地球正在被外星生物攻击。”智能系统说道。

达芬奇没有说话，刚走进来的狼王说道，“他们该死，我越了解他们的文化，越讨厌他们，被其它外星生物攻击是好事情呢，哼哼。”

“我刚接收到的信息显示，可能是天狼星星际舰队，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星球，他们要占据地球，采取第一步计划失败以后，现在他们采取全舰队准备直接武力占领，并立刻执行尼诺尔计划。”智能系统答道。

“尼诺尔计划是什么？”狼王问道。

达芬奇看着狼王，点了点头，表示赞许他的问题。

“不知道，但是尼诺尔在古老的星际语言中是水的意思。”智能系统答道。

“天狼星人要占领地球，又有什么奇怪的水计划，会是什么呢。”狼王自言自语道。

“如果你是天狼星人的智能系统，关于水方面的计划，你会怎么办？”达芬奇问智能系统。

智能系统的信息灯开始闪烁，过了一会儿，答道，“结合地球的行星特点和天狼星人的科技水平，我会在地球的南极钻一个4000到6000米深的洞，然后在这个深度放置上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热核反应炉，产生巨大的热量，用以融化整个南极洲，这样，南极洲的冰川融化以后，地球将偏移现在的自转轴心，从而引起原来的北极发生强烈地质反应，而且仅仅南极洲的冰川就可以致使整个地球表面将被海水淹没，陆地将全部消失，经过计算，最后仅仅只有不超过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露出水面。这个星球的人类将彻底毁灭。”

“哇，肯定是这样，他们肯定是这样计划的。”狼王听的两眼放光，“好啊，好啊。”

“我们需要阻止他们。”达芬奇沉默了很久以后，说道。

“啊？达芬奇，你说什么，你居然这样想，真是令人惋惜，我们要去阻止一帮可爱的外星侠客们替天行道？”从智能系统的学习资料中大量接受了亚洲文学的狼王沮丧的说道，“……好吧，好吧，我也想通了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啦。”

“达芬奇，阻止他们是非常困难的。”智能系统答道。

“为什么？”狼王把达芬奇该说的话都说啦。

“因为他们的舰队正全力赶来，以现在的速度，40个地球日后，他们将进入太阳系。

现在地球附近，有一艘攻击力相当于现在地球上一个国家的星际母舰。如果他们的舰队达到地球，必然是准备重新塑造这个星球，他们不会怜惜地球上的任何东西，整个地球表面将在这场战争中所剩无几。”智能系统答道。

“他们要这个星球是为了生存，把地球打的一塌糊涂，他们自己如何生存？”狼王有点好奇。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在大战后控制这座星球的气候、地质等等条件，到时候再制造出新的陆地。”智能系统答道。

“真的不太妙呢。”碧绿眼睛的狼王在达芬奇面前象个弟弟，也许他本来就是弟弟吧。

“能否把他们阻挡在太阳系外面。”达芬奇问道。

“可以。”智能系统答道。

狼王睁大了眼睛。

“宇宙是由一个一个星系组成的，每个星系都有自己的生命期。”智能系统好象在告诉一脸惊诧的狼王，“而每个星系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死亡的瞬间，星系中心的恒星剧烈的爆炸，变成红巨星一样的巨大恒星风暴，刹那间吞没周围数光年的所有物质，然后在经过一系列演变，变成我们这个宇宙中的终点，黑洞。”

狼王似乎有点明白，但是又摇了摇头，“难道我们来制造一场恒星风暴，把天狼星人的星际舰队给送进黑洞中去？”

“是这样。”智能系统答道。

“啊，帮的也太多了吧，这样卖力的帮讨厌的人类。”狼王大叫道，“好，现在帮他们，回头我再……嘿嘿。”

“我们如何来制造恒星风暴呢。”狼王又问道。

“宇宙中的星系有很多种，宏观的有象达芬奇的故乡，人马星系，狼王所在的太阳系，而也存在一些非常微观的星系，它们大的象飞船，小的可以握在手中。”智能系统说道。

“什么？握在手中的星星？”刚刚脱离蒙昧时代的狼王看着达芬奇，好象询问智能系统是否也会短路之类的疯狂行为。

达芬奇面无表情，狼王自己做了个鬼脸。

“不，狼王，是握在手中的整个星系，很多的星星，有一颗或者两颗恒星，其它还有行星等等。”智能系统纠正道。

“我们就用这种小星系来制造恒星风暴吗？”狼王问道，“会不会威力太小？”

“地球生物的思维总是无法脱离外表的大小，要知道，微小的物质中蕴涵着巨大的能量，象现在地球人使用的核武器，不也是从微小到原子的微粒中释放出来的吗？”智能系统答道。

“地球上有这种微小的星系吗？”一直沉默的达芬奇问道。

“有几颗，最容易得到的，现在在地球表面的，在英国白金汉宫。”智能系统答道。

“王宫？”

“女王的王冠上，那颗兰色火焰，钻石之心。”智能系统答道。

“得到以后呢？”达芬奇问道。

“只要在合适的环境下，用粒子流轰击，就可以引发这颗微小的星系大爆炸。威力足以毁灭几个光年内的一切。”智能系统答道。

“粒子流，该不会是我们身上这种粒子炮吧。”狼王问道。

“这种粒子炮刚好。”智能系统答道。

“该死！”狼王撇了撇嘴，“我讨厌帮助人类做任何事情。”

“我来做。”达芬奇说到。

“啊，如果你要做，还是我来比较合适。”狼王说道。

“狼王，别担心，达芬奇有宇宙中最强的再生能力，只要在引起爆炸前，在这里留下达芬奇的细胞组织，达芬奇本体消失以后，细胞组织会立刻生长，达芬奇会在这里复活的。”智能系统说道。

“哦。”狼王答应道。

“狼王你可要小心一些，你的头部如果受伤，会很危险的。”智能系统说道。

“我，我本来就很讨厌活着。”狼王说完，停了停，看了达芬奇一眼，又说，“不过我会小心的，别担心我啦。”

“那么，谁去南极洲，谁去白金汉宫呢？”智能系统问道。

“我去南极洲，狼王，你去拿宝石。”达芬奇说道，“……小心照顾自己。”狼王用碧绿的眼睛闪亮地看了达芬奇一眼。

当从智能系统得到所有的地图和资料后，狼王冷冷笑道，“好，我就从这里，一直杀到白金汉。”

在离地球不远的地方，戴恩中将在自己的星际母舰中收到了元帅的命令，立刻命令道奇少将指挥一艘星际主力攻击舰，向地球的南极方向小心前

进，达芬奇他们果然猜对了。

在道奇少将出发后第三天，钢牙突然警报大作，戴恩中将得到报告，“地球方面出现大量星际攻击性舰队，目标明显是我们的星际母舰，钢牙。”

“胡说，怎么可能？”戴恩中将跳起来吼道。

当戴恩中将在屏幕上亲眼目睹数百艘地球人的大型战斗型宇宙飞船，终于知道自己的行踪被暴露了，心里奇怪，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呢？太奇怪了。

达芬奇是先离开自己的母船的。

狼王准备离开的时候，跑到指挥舱对智能系统说，“地球人打不过天狼星星际舰队，打一艘小飞船问题不大吧？转移天狼星人和地球人的注意力，给达芬奇和我都减轻些压力，把天狼星人在地球附近的飞船位置告诉好战的地球人吧。”

智能系统思考了数秒钟，答道“好。”

“哼，用这种方式，我来告诉你……”狼王叽叽嘎嘎说了一大堆。

时间过了不久，在地球上有个经营民用通讯的德拉公司，他们基本控制了地球通讯业的百分之五十，在这一天的下午，无论他们公司的全球个人传呼，还是电话，还是电视电话，电视台，无线通讯设备以及各个通信频道，都传出令人恐怖的声音。

“我们是天狼星星际毁灭舰队，地球人，由于你们的愚蠢和好战，自私和滥用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权利和资源，现在我们代表星际宇宙联盟，宣判你们全部人类死刑，三个地球日后执行。如果愿意立刻投降天狼星的国家，请立刻来以下坐标和我们联系，（地球轨道 XXX，XXX）我们可以缓期半年执行该国公民死刑。”

确定不是玩笑以后，恐慌的人们用星际望远镜在相关星空中却没有发现任何舰队的迹象，终于欧洲联盟的空间观察站设立在太空中的卫星用太阳风的变化，发现了那艘善于隐藏的星际母舰。

在确定绝对是战斗型攻击母舰后，人们欣慰的发现，对方所谓毁灭舰队仅仅只有一艘战斗舰，于是立刻象长出牙齿的老虎，气势汹汹的来收拾这个天狼星的狂妄之徒了。

这就是戴恩中将奇怪的背后发生的事情。

“克拉夫特少将，指挥主力攻击舰饿神号出击，直接插入地球人的舰队，个别攻击。”戴恩中将命令道。

“是，戴恩中将。”

一艘主力攻击舰立刻从星际母舰的太空港驶出，投入了战场。

“第1，第2，第3，第4飞行攻击大队，立刻起飞，保护母舰领空安全。”戴恩中将命令道，“第5，第6飞行攻击大队，掩护克拉夫特少将的主力攻击舰饿神号。”

“其它三艘主力攻击舰立刻出击，攻击方式以消灭为主。”

身形彪悍的主力攻击舰鱼贯而出，母舰上的短程飞行攻击队也象离巢的小鹰，傲视星空。

地球人的战斗宇宙飞船里面立刻引起不小的恐慌，怎么这个飞船象孙悟空一样，拔下汗毛变猴子，猛然间就儿孙满堂啦。

饿神仅仅一个照面，就已经用等离子炮重创了一艘宇宙飞船。

战斗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后来的三艘主力攻击舰也已经参战，地球

人的战斗宇宙飞船虽然武器落后，但是似乎指挥有方，最先进入战场的的主力战舰饿神号已经快被打穿保护层，面临舰毁人亡的边缘。

天狼星人戴恩中将看见战场局势对自己方面并不是太有利，于是下令母舰加入战局，全部飞行攻击大队全部攻击。

地球人方面开始害怕了，这是出动了20个国家的最先进的宇宙战斗舰队，可是，居然和对方三艘战斗舰僵持不下。

轰，天狼星人的主力攻击战舰饿神号终于在密集的原始激光炮和导弹下粉身碎骨。

战斗更加激烈，由于钢牙的加入，母舰上密集的能量炮在一个小时里面就打掉了十几艘宇宙飞船，当飞行攻击队起飞不久，地球人发现自己已经被击落或者丧失战斗力的战舰超过了总数的一半，于是开始撤退了，本来准备饱餐一顿的老虎被人拔光了牙齿。

钢牙并没有追赶，地球人在这场战役投入了207艘战斗宇宙飞船，损失了30艘，重伤75艘。

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大国开始叫嚣，用核武器。

解决棘手难题的法宝又让政治家祭出来啦。

第十三章 危险人物

首先到达南极极点的人不是英国的斯哥特上校，但是所有征服南极极点的人中，他却最是令人尊敬。在十八世纪，英国皇家海军的退役军官斯哥特上校，为大英帝国的荣誉所驱使，私人购买了一艘军舰，带领着自己的船员，踏上了他的不归征途。

他经受了无数的考验以后，最后和自己的队员到达了地球上的这片原始冰冻大陆，在离极点一百公里的地方，因为食物和燃料不够，七名队员中需要有两名队员返回，这是让人心碎的选择，就象降临的厄运一样，因为奉命返回者将从历史的创造者中悄然隐退，而把荣誉留给其它人，

被斯哥特上校指定的返回者十分绅士的和众人告别，在他们时隐时现的眼光中流露着所有高尚的人们具有的一切感情。

而更可怕的失望和打击留给了斯哥特上校和他的五名队员，他们在已经非常靠近极点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挪威冒险家在他们到来的仅仅一个星期前留下的帐篷和给后来冒险者的笔记，当时斯哥特上校的惊讶和沮丧非笔墨可以描述，征服南极极点的冒险居然有两个国家的两个冒险家在互相不知道的情况下，如此巧合的时间内展开，而自己偏偏是那个迟到者，仅仅一个星期。

斯哥特上校是所谓的标准的英国人，稳重，坚定，富有责任感，他如实的记录了自己探险队在南极的发现，在日记中为比自己先到一步的挪威冒险家做了最有力的证明人。

放弃，还是坚持。斯哥特上校面临这样的选择。他选择了后者，继续自己的事业，在他的心中，为皇家争取无上的荣誉是军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责任，捍卫她，守护她，为她奉献。

他们到达了极点，当时并没有他们所期盼的荣誉，一面挪威的国旗在极点上已经迎风飘扬。斯哥特和队员们用失望的可以淹没自己的情绪，成为了整个人类到达南极极点的第二队探险者。

当他们冒着零下数十度气温寻找南极点的时候，他们如同乘坐着希望的帆船，是去采集金羊毛的依阿宋，而现在，是失望，数也数不清的失望，他们已经失去了对无聊旅途和南极的风暴的所有兴趣，也失去了所有的动力，虽然不久前他们还准备作为第一个征服者来告诉人们，英国人，是英国人征服了南极。

斯哥特和他的队员都想家，想结束这次探险，因为荣誉离自己如此之近，又戏剧性的失去了，被挪威探险家取得啦，更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自己仅仅慢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人类的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完全不可能的巧合竟然就这样发生了，两个企图征服南极极点，成为历史第一的尝试居然发生在如此接近的时间里，命运，财富，能力，国家，荣誉，而如今，自己是失败者。

斯哥特海军上校的日记里面，严谨的言语中表达了自己的对命运的疑问和不平，这个追求者和他的队员终于没有离开南极大陆，因为燃料不足和遭遇南极风暴，勇敢的前海军上校，和他的同伴，永远的停留在了自己的征途中。

而恰恰是因为斯哥特的日记，成为挪威冒险家永世的功绩的证明人，世界知道了，第一个到达南极极点的是挪威人，而英国人随后看到了挪威人的国旗。

和斯哥特海军上校一样的英国人，居住在一个岛国的人们，曾经代表和影响着一个世纪的文明的传播。

“他们就象一个饥饿的胃，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吞噬和消化别人。”如果有人询问麦丁道尔对英国人的看法，他会这样说。并且能从他脸上看出深深的仇恨。

这是麦丁道尔许多年前说的，当时他还是所大学里面的教员，而现在，他找到了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度厌恶英国人，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都是爱尔兰人。

爱尔兰从一个遥远的时代开始，就被英国人统治着，接受着英国人的文化，接受着所谓的援助，这又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启蒙，如果让一个民族失去她所有的一切印记也是启蒙的话，那这就是英国人对爱尔兰民族的启蒙。

帮助他们走向文明，学会生活，理解宗教，然后按照教导者的指引方式，思考。

“我们不会被圈养的，我们要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讨厌受另一个民族的指手划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个所谓的王国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在这个虚假的王国里面已经失去了一切，而仅仅留下苍白的生命，一个民族不是用一群俯仰顿首的生命组成的，我们不接受文明和所谓幸福的诱惑，爱尔兰人要独立。”麦丁道尔和他周围的人这样说，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尔兰人。

他们要做的，是让世界看到，自由、独立的爱尔兰。

更多的人这样称呼他们，爱尔兰共和军。

麦丁道尔是组织的创始者之一，他原来的名字大家已经忘记了，人们

都称呼他麦丁道尔，这个名字在很多语言中的意思是“疯狗”。

数月前，骑劫泛美航空公司一架满载英国游客的波音飞机，正是他所属的爱尔兰共和军激进解放组织所为，那次劫机事件最后被一群兰博拿着伞兵刀瓦解，他正在和同伴因为这次事件大声争论。

“我们不需要和他们谈判，我们要做的是影响，要让英国人和世界的人们看到血，血！”麦丁道尔喊着。

“可是那架飞机上有一百多人，还有孩子。”对方答道。

“孩子？让这种装模做样的懦弱主义人道者滚蛋吧，别说一百多人啦，如果你们单纯在意数量，我们有近一百万同胞在受苦和呻吟，你听不见他们的呐喊吗？”

“你们根本没有理解这次行动的宗旨，是劫持飞机，直接飞往曼切斯特，然后吸引了足够的新闻媒体以后，在停机坪上炸掉整个飞机和所有飞机上的英国人，而不是劫持飞机去和英国政府谈判，你们大错特错了！”

整个房间里都是麦丁激动的喊叫。

“我们需要和英国方面谈判，我们的游击队正陷入困境。”坐在麦丁对面的一个军人说道。

爱尔兰共和军是游击队和恐怖组织的混合体，最近，因为英国方面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原来海外支持游击队的部分势力开始动摇，提供的资金和各种军火也出现暂时休克期。

“你们居然相信这些愚蠢的国际政治流氓，他们仅仅为利益而左右自己的判断。你们和英国政府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

“但是游击队的困境如何解决？”军人又说道。

“这不是游击队的问题，是整个爱尔兰人的问题，你们的视线太狭隘啦。应该整体考虑我们和英国政府的问题。”麦丁说道。

“你们和英国政府谈判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请求他们宽恕你们，让你们放下武器？还是请求他们同意给予你们武器，让你们继续踢他们的屁股？或者是我们的理想，爱尔兰独立，如果这样可以，那我们应该穿上皮尔卡丹的西服，这样至少样子距离他们更接近一些。”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军人问道。

“你们明白现在的世界吗？你们明白吗？”麦丁在空中挥舞着双手，对所有人叫嚷道。

“现在的世界就象是一群杀人犯穿着夜礼服在参加隆重的晚宴。他们要说明的就是他们是文明人，有道德可以遵循，有修养，有容忍，有绅士风度。”

“而他们最希望的也是其他人接受这种假象，你们就象是刚刚参加这个宴席的乡下人，因为对他们所谓文明、教养的恐惧，自卑的准备用他们推荐的方式吃自己的晚餐，而放弃自己本来的饮食习惯。”

“遵循他们的规则！和他们谈判！你们简直被英国人的腊肠同化了，整个大脑都是脂肪。”麦丁道尔叫道。

“不谈判，如何争取爱尔兰人更大的自由和权利？”另外一位爱尔兰共和军的骨干问道。

“影响，需要影响，现在的世界是由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组成的，我们把英国人咬的遍体鳞伤，英国政府将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上有所付出，我们炸他们一架飞机，整个大英帝国的政治形象将在世界上动摇，从而带来整个英国经济和其他一系列的巨大损失，这样牵一发而动全局，造成整

个国家的动荡。英国人将不敢面对这样的局面的。”

“当影响力足够的时候，英国人就会从利益的角度考虑，如果一个人无法管束自己圈养的一头不停喷火的饿龙，他们怎么办？”

“那时，整个爱尔兰将成为英帝国的累赘和包袱，这才是爱尔兰人真正的机会。”

“如果我们仅仅是现在这样，在自己的爱尔兰的土地上，拿起枪，依靠海外一些见风使舵的政治流氓的施舍，用游击队的方式，仅仅是在自己家里放火而已。英国人会一方面在国际上用经济的方式拉拢支持我们的海外势力，一方面对内就地镇压，我们会越来越困难的。”

“将战火蔓延到英国腹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在英国人的心脏上刺上爱尔兰人的名字，让他们真正的恐惧和惊慌，才是我们这场战争的意义。”

“本土战争，我们已经打了几个世纪，爱尔兰人仍然没有独立和解放，爱尔兰同胞们，你们还执迷不悟吗？”

“英国人不会怕战争，但是害怕自己的政治受影响。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弱点。他们的效率是建立在秩序上的，而并非完全的铁拳维持的，他们的民意影响社会的主流。”

一向在共和军中以策划和组织恐怖事件闻名的麦丁道尔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在本土作战完全失败以后，失去了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才开始对以色列人推行恐怖主义活动，结果是一场在本土没有打赢的卫国战争，依靠恐怖活动的手段使整个世界颤抖了，最后终于胜利啦！”麦丁道尔语气颤抖而且激动。

“巴勒斯坦曾经在八十年代的奥运会上，血腥屠杀十九名以色列运动员，震惊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世界是什么？正如我所说，世界是一群杀人犯穿着夜礼服在参加隆重的晚宴，他们需要掩饰，每个大国都需要掩饰，所以他们害怕看到血腥，他们要努力维持这个宴席上有条理，有规则，让更多的参与者遵守，被欺骗，所以他们会向血腥的杀人者让步，因为他们口口声声的道德永远是即时性的。”

“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和恐惧而插手任何人的事情，牺牲其他人的利益达到目的，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就是例子。”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就是要成为世界的祸根，一个被点燃的炸药桶，足够的关注，焦点，才是爱尔兰人的机遇，将我们这种地区问题国际化以后，结果永远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国际社会的法则就是伪善、伪善、伪善。”

“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爱尔兰的土地上撕咬，就如同置身古罗马时期的角斗场，死亡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爱尔兰的对手是一只铜头铁身的狮子。而将爱尔兰栖身国际社会的文明人的宴席中以后，爱尔兰就胜利了，在一群伪善者面前，死亡对于我们将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世界的罗马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

麦丁道尔说完后，看了众人一眼，才将因为激动的站起来的身体又坐回自己的位置。他明显看到，自己的发言已经取得了应有的效果，他在几位同伴的眼睛里面看到了闪光，象金子一样的闪光。

麦丁道尔最后在爱尔兰共和军的首脑会议中得到了部分骨干的支持，金头发的艾娜和以使用炸药闻名全军的圣克莱尔分别带领自己的下属从游击队麾下转投麦丁道尔右翼激进组织的旗下，惟麦丁道尔马首是瞻。

从此，麦丁道尔带领着他的爱尔兰共和军右翼组织活跃在大英帝国的各个地方，制造爆炸、抢劫、绑架、谋杀，还多次绑架来英国投资的外国商人，英国当局的黑名单上第一的位置上赫然写着：麦丁道尔，绰号“疯狗”。

金头发的艾娜看着眼前的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心里想着，就是他，这个外表温和的男人，却有个“疯狗”的绰号。他带领着几百名最勇敢的爱尔兰人，在改造着未来关于自己民族的历史。

他本来是和很多人一样，曾经有稳定的职业，丰厚的收入，而命运却驱使他投身这样的事业，并且象一颗燃烧的太阳一样指引着自己和更多的爱尔兰人。

真的，自己也许有点喜欢他了，但是就是痴迷地爱上他都是很容易发生的，爱尔兰人基本上都喜欢他，他坚强、目标明确，果断，激进，冷酷。

也许，最让自己着迷的是他的执着，现在的爱尔兰人，陷入了困境，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未来缥缈不定，曾经最坚强的战士也迷失了方向，人们如同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上。

而麦丁道尔默默的忍受着失败和压力，爱尔兰人没有再比他承受的更多啦，也没有人比他更沉默的啦，他总使周围人有希望，给人的感觉就是整个英国也无法打垮他，自己甚至有时候相信，他可以用手挽住英吉利海峡的怒涛。

但是，相信他的心是敏感的，容易触动的，不然就不会在看到爱尔兰人的家园和文化发生了英国式的改变后痛苦的闭上眼睛了，也许那时候，他的心在为自己的爱尔兰哭泣吧。

站在金头发艾娜对面的麦丁道尔正倾听着同伴们的意见。

“麦丁，我们半年前就开始南部非洲某地秘密训练的队员已经快完成训练任务啦。”皮肤黝黑的一位爱尔兰人说道。

“快了，让整个英国颤抖的日子就快到了。”麦丁听完，眼睛看着爱尔兰人的炸弹专家圣克莱尔，“圣克莱尔，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们都准备好了，已经有十名队员完成了准备工作，随时可以出发。”炸弹专家答道。

“艾娜，情报方面一定务必准确，这是整个爱尔兰给英国人的致命一击，几百年历史沉淀的愤怒之拳。”麦丁一说到英国人，语调就有些愤怒。

“麦丁，你放心，情报绝对正确，再说，我明天就到伦敦，负责所有的情报收集工作，我这里绝对不会出纰漏的。”蓝眼睛，白皮肤，金黄头发的艾娜在伦敦有个报社记者的身份掩护，也同时是爱尔兰人的情报网的负责人。

“还有两个月时间，各位，复仇之锤行动开始吧。”这是这次会议听到的麦丁说的最后一句话。

爱尔兰人的炸弹专家圣克莱尔再次听见麦丁道尔的声音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地点是英国伦敦。

“厨师先生，工序还有问题吗？”对方问道。

“水手长，一切都好了。”圣克莱尔答道。

对方立刻挂断了电话。

圣克莱尔看了一下表，中午十二点半，又看了看墙上的日历，离麦丁道尔上次说的“还有两个月时间”的时刻还有三天，72个小时。

就在圣克莱尔看日历的时候，一个身穿皮夹克的高大男子，戴着墨镜，

脸色发灰，驾驶着一辆德国产的奔驰轿车正急驶进伦敦市区，如果有人把这辆奔驰轿车的行礼箱打开，会发现两具尸体，现在仅仅只能从他们脸上的惊愕恐怖的惨像猜想他们经受了怎样的惊吓。

狼王，已经到达伦敦。

第十四章 圣约翰教堂

道森中士发现那辆违反交通规则的奔驰汽车的时候，刚刚上班，因为刚和自己妻子发生了口角，心情甚是不快，她居然指责自己有性功能衰退倾向，这个娘们。

中士警告了违规的奔驰车，奔驰车并没有停止的意思，仍然漠然的我行我素，这使中士先生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用红灯警告了三次无效以后，中士将路口的障碍栏启动了，在奔驰车面前出现了一道自动的障碍栏。

道森万万没有想到，这辆奔驰车居然依然保持40公里的时速，轰隆一声巨响，将障碍栏撞的粉碎，然后违反伦敦的交通规则，向右转弯，造成数辆轿车和货车首尾相撞后，扬长而去。

“狗屎，这个骄傲又愚蠢的德国佬，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二战中德国人在伦敦是什么下场。”中士骂着，驾驶着巡逻车呼啸着追了上去。

经过了仅仅一个街区，奔驰车的前面被呼啸而来的三辆巡逻车挡的水泄不通，奔驰车慢慢停了下来。

道森中士一把推开自己的车门，嘿嘿冷笑着朝这只落入口中的肥羊走去，当看见驾驶室里面魁梧的身影时，不禁将警棍抽了出来，抓在右手上，他同时看见，挡在奔驰车前面的几辆巡逻车的同事也正在走出来。

道森走到奔驰车旁边，指示着这个戴墨镜的混球乖乖的滚出来。

道森看见这个灰脸的家伙慢慢转过头，道森感到自己的胃开始有痉挛的感觉，然后又看见对方慢慢抬起右手，摘下墨镜，露出一双碧绿的眼睛。然后看着道森，裂开嘴笑起来，道森清晰的看见一口的巨大獠牙。

“啊，天啦，你到底是什么东西。”道森恐惧的连连后退，扔掉警棍，慌忙准备拔枪。

“轰。”四周所有警车都发出噼噼啪啪通讯设备短路的电流声，附近几家商铺的广告灯也火光四射，家用电器商店一片慌乱。

哐当，碧眼兽人一样的驾驶者一脚踹掉了车门，从车中走了出来。

四周的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看见道森在这个身穿皮夹克的魁梧的驾驶者面前连连后退，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人浑身的衣服突然一下子炸裂，然后看到几道闪光，道森中士就被切的血肉横飞，整个身体断成了四截，分散的血浆洒满了整个街道。

四周的人们惊恐起来，尖叫着四散奔逃。

狼王嘿嘿笑着看着四处奔跑的人们，心里痛快之极，他用死光刀把道森切成了碎片，然后将目光转向挡在自己面前的另外三辆车上。

这三辆车上的所有电器部分都已经烧毁了，前面木胎泥塑一样站着几个警察，他们不象其他人离的那么远，他们都目睹了道森中士被狼王快速的

切成了几瓣的经过。

一名警察拔出了警枪，数十米外的狼王一扬左臂的磁力盾牌，产生一股推动力，狼王瞬间移动到这个企图反抗的警察身旁，狼王右手一拳重重打在这名军士的小腹上，军士整个身体腾空而起，后背撞在警车的车门上，整个车门因为撞击立刻变形，军士瘫软在地上，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向外流着鲜血。

远处又响起了警笛的呼啸声，狼王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双手握住死光刀，几个快速的旋转动作，将面前剩下的几名警察劈的粉碎，当狼王远去以后，街道上还弥漫着一片淡红色的血雾。

“刑事案件，刑事案件。”伦敦某警察分局的高级警官翻阅着面前堆积如山的案件卷宗，口里嘟囔着。

“伦敦有900万人，依靠犯罪而生活的人们已经把作案当作一种职业啦。”旁边一位娇小的女警说道。

“最近恶性案件特别频繁，真是让人头痛啊，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警官说道。

“听说女王陛下会出现在数十万伦敦市民面前，是吗？”

“是啊，再过三天是皇室的20年一次的最隆重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几百年来一直被皇室重视呢。女王陛下在仪式以后，会出现在普通市民面前的。”警官答道。

“哦，能要求女王陛下给我签名吗？”女警调皮的说道。

“不可能的，女王陛下和市民之间有近千米的距离是无人区呢。女王陛下仅仅出现一下而已，这也是惯例。”警官答道。

“我们的女王陛下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呢。这次能看到戴皇冠的女王陛下吗？”

“应该可以吧，这次女王陛下因为是为传统的宗教仪式，所以将是按照传统的皇室打扮，英国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戴皇冠、持皇杖的女王陛下了。”警官答道。

两人正说着，突然警报大作，慌忙询问。

“有警察在布鲁克斯街遭到袭击，数名救援人员也遇难。”有警察说道。

“真是狗屎！”警官骂道。

英国伦敦某情报机构中，马斯中将正眉头紧锁。

“圣约翰教堂，女王陛下将最后在圣约翰教堂前和她的子民们见面，现在虽然已经不在是皇室凌驾这个世界的时候，但是皇室在所有英国人的心目中仍然有着无法取缔的地位。”马斯中将想着。

“圣约翰教堂前面巨大的广场应该比较容易处理安全方面的问题，四周没有任何高层建筑，就算有图谋不轨的人也基本无法找到合适的射击点，但是，问题总不是这么简单的。”

“当年埃及总统被刺身亡，也是在绝对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发生的。前车之鉴啊。”

“虽然在女王和市民之间我们布置了近千米的隔离带，设置了无人区，而且空中有四架武装直升机，但是，潜在的危险还是存在的。”

“比如，这个绰号疯狗的爱尔兰人，情报显示他已经潜入英国，他的目标会不会是女王呢？”

“这帮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根本不了解现在已经是时代了，就知

道独立、独立、独立。”

“爱尔兰人半年前曾经企图刺杀我们外交部人员，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计划的周密，而且象狐狸一样狡猾，狸猫一样具有耐心，真是可怕的危险因素啊。”

“不能象赌博一样押疯狗是否准备拿女王当目标，应该采取行动。”

马斯中将思索了很久以后，按了呼叫器，“特丽莎女士，请戴中校进我的办公室。”

不一会儿，戴中校走进了马斯中将的办公室。

戴中校是标准的英国人，30岁年龄，外表给人的感觉是英俊而且坚韧，象一块经过锻造的钢一样散发着男人的吸引力。

“中校先生，关于那只爱尔兰疯狗的组织一直是你负责的，我看了所有的资料，现在我们除了疯狗没有掌握，按照资料上显示的，已经掌握了包括他的得力干将炸弹专家圣克莱尔的一切活动资料，是这样的吗？”

“是的，阁下。”中校回答。

“三天后的有个日子，对英国人很重要。”马斯中将说道。

戴中校脸上显示出一丝很不容易察觉的微笑。他知道，剑要出鞘了。

“我命令你，立刻全面拘捕和就地消灭爱尔兰人在伦敦的全部成员，虽然这样我们可能更难找到疯狗，但是我们不能冒险，不能让一颗有足够爆炸力的炸弹存在到三天以后，将疯狗的牙齿打落吧，没有牙齿的疯狗是很难咬人的。”马斯中将说道。

“是的，阁下。”中校答道。

圣克莱尔看了一下表，下午八点十五分，用手小心拨开一点窗帘，望了一眼窗外，窗外的路灯下有几个行人。

当圣克莱尔放下窗帘，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他好象发现什么不对劲，他又一次拨开窗帘，仔细确定自己的疑虑。

不对劲，下面那辆车停的位置不对劲，太有问题了，刚好拦住了自己的车道，因为担心被伏击，所以这个房间的卧室通着车房，一旦有危险，自己和手下可以强行逃跑，而现在这辆车使自己的车无法从车房中直接开到街上，一定有问题。

圣克莱尔靠着谨慎和动物的本能一直在死亡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这次他也相信自己应该不会错。

他果断的按了自己整个爆破队伍的警报按钮，立刻，这栋大楼中的数间房子里面都闪耀起红色的警报灯。数十名全副武装的爱尔兰人立刻警觉的跳了起来。

“1组按照原订计划行动，2组掩护，豺狼比尔，你去开车。”圣克莱尔用通话器命令着，“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逃出去的人要执行我们原来的计划，你们心里面都知道，如果我们出事情，会有多少兄弟丧命。”

“是。”

当豺狼比尔小心地走近停放在车房中的轿车时候，全身的毫毛都轻轻的竖立着，仿佛一只蚂蚁用触角在感觉周围的空气。

猛然，几个黑影子扑向豺狼比尔，早有防备的豺狼就地一滚，随手拔出匕首，从下而上，刺进一个偷袭者的身体，对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当场毙命。

豺狼得手后，立刻跳起，躲进车房一角的暗处，突然，感觉几柄冰凉

的枪管顶住了自己的后脑。

几个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慢慢出现在豺狼面前，突击队员惊奇的发现，被生擒的豺狼笑起来，哈哈的笑起来。

豺狼将暗藏在手中的引爆装置按了下去，整个车房立刻“轰”一声向四周掀起火浪，伴随着火浪和豺狼的狂笑，巨大的爆炸声接连响起来，整栋房子都接连爆炸了。

当夜，在伦敦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伦敦的市民惊讶的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如此的危险和没有保障。

第二天上午，当时钟指向10点时候，戴中校出现在马斯中将的办公室中。

“阁下，我们已经将爱尔兰人的主要组织一举歼灭，昨天的整个行动中，共击毙145名爱尔兰恐怖分子，其中爱尔兰人的炸弹专家可能也被击毙。”

“可能？”马斯中将皱了皱眉。

“我们突击队员将圣克莱尔的组织 and 老巢全部包围，结果他们发现无法逃脱，于是将烈性炸弹引爆，整个圣克莱尔的基地都毁于一旦，我们清理了尸体，发现了数名爱尔兰人，同时击毙了爆炸前企图逃跑的5名爱尔兰人，这5名爱尔兰人最后也使用炸弹自爆，我们在烧焦的尸体中发现有一具非常象圣克莱尔。”中校解释道。

“无法确认吗？”中将问道。

“暂时无法确认。”中校答道。

“哦，也许这次真的把疯狗的牙齿拔掉了。”中将喃喃自语道。

狼王站在圣约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他看着高耸的数百米的雄伟教堂和前面广阔的广场，警方现在已经开始设防，好象在圣约翰教堂附近的每一寸地方都将在未来的数天中会被消毒，而且明显可以看出，在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地面上，除非是官方许可，否则不会存在一片纸屑。

当狼王走到广场远离圣约翰教堂的地方，注视着周围的环境，在这里可以看到，周围除了教堂，都是一片低矮的建筑，而且这些低矮的建筑也离教堂和广场有数千米之遥，圣约翰教堂如同君临天下一样俯视大地。

狼王看见附近有一个身材魁梧的警察，他发现这身警察的制服和墨镜挺适合自己的。

这时，那个身材魁梧的警察也注意到狼王，慢慢向狼王走来，狼王眼睛注视着他，不禁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第十五章 复仇之锤

马斯中将目睹着数十辆加长型高级防弹轿车缓缓从克朗普顿大街转进约克雷大街，在女王陛下的车队经过的街道上，遍布着荷枪实弹的武装军警，街道两旁所有的可能放置危险物品的地方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

车队终于安全的行驶进了圣约翰教堂前面的广场，马斯中将心中的一颗大石落了地。

女王陛下和皇室成员在严密的保安簇拥下，走进了教堂，车队缓缓的

开到了一边。

广场上已经有数十万市民准备瞻仰女王陛下的风采，广场的四周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在圣约翰教堂和广场的人群之间，警方设置了近千米的隔离区，整个广场上一片人头汹涌，彩旗和标语在人们头上挥舞着。

广场的东面是圣约翰教堂，其他几面都是宽阔的大道。

广场的上空是几架武装直升飞机在盘旋，驾驶员正在和地面指挥通话。

“一切正常，完毕。”

“一切正常，完毕。”

“一切正常，完毕。”

广场上嘈杂的人们就象一群粘稠的黑米粥一样躁动不安着，等待着。

伦敦是有名的雾都，现在已经是上午10点15分，但是在泰普士河上还是一片迷雾，河面上有一艘平板拖船，疯狗麦丁道尔正在看表。

“10点15分，女王已经走进教堂30分钟了，再过30分钟，就应该出来了，爱尔兰的勇士们，紧跟着我，该是让英国人尝尝复仇之锤的时候啦。”疯狗说完，四周立刻响起一片轰鸣。

广场上一片欢呼，因为头戴王冠，手持王杖的女王陛下从巍峨的圣约翰教堂中缓步走出。女王的右边是大主教阁下，左边是王室法定继承者，王子陛下。

就在女王出现在教堂前面的时候，圣约翰广场西面、南面和北面的大道上分别出现了同样的集装箱货车。

“奇怪，这辆车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挡住它们。”各个道路上的军警立刻紧张起来。

三辆集装箱货车毫不理会警告和前面设置的路障，加大马力开始冲刺。

圣约翰教堂前面，女王陛下在大主教和王子的陪同下，踩着红色的华贵地毯从教堂门前向广场中间慢步走着，一只手微微举起，向欢呼的子民们示意。

女王已经离开教堂巍峨的大门50米，80米，100米，120米。

因为看见女王的英国人欢呼起来，一向稳重的英国人在自己的女王面前欢呼起来，整个广场一片沸腾，女王陛下站在空旷的广场中央，向700到800多米外的数十万名市民挥手示意。

在被警方刻意制造的无人区中，现在仅仅站着三个人，女王，王子，主教。

四周是无数处于高度紧张的军人们，他们的目光象探照灯一样扫描着几平方公里范围的一切。

广场外面的集装箱货已经冲过了第一道路障，正气势磅礴的冲向第二道路障，警方为防止出现意外，在经过允许的道路上设置了5道路障和数百名军人，他们不相信有人能冲过这些防线。

而这些货车似乎也并没有企图冲过去，当军人们发现这几辆货车就是所谓的危险因素的时候，已经准备将他们格杀勿论啦，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在广场所有的出口，都有一辆这样身形庞大的家伙在进行自杀式的冲刺。

武装直升机将出现的异常报告了负责安全的马斯中将，马斯中将指示务必要保证女王陛下安全，不能有任何不安定因素影响女王陛下。

得到命令的军人们立刻向高速行驶的货车射击，南面的一辆货车在冲过第三道路障以后，左边的前轮胎被密集的子弹和各种火力打的飞离了车

身，整个庞然大物一样的货车一头栽倒在混凝土地面上，车身和地面撞出火星，凭借惯性向前方滑动了十几米，然后整个车身开始剧烈的翻滚。

接着，巨大的车厢发出轰然巨响，集装箱货车发生了爆炸。

伴随着爆炸，四周的军人们发现有无数的黑色圆球从火焰中激射而出，在半空中展开三只金属触角，然后散落在数百米的巨大范围里面，当军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圆球原来是破坏性极其可怕的反坦克地雷的时候，整个广场的南部出口已经被炸毁的集装箱货布成了纵深数百米的雷场。

西面和北面的军人们伴随着面前的货车的自爆也发现了这个事实，整个圣约翰教堂面前的广场已经被封锁了全部的出口，所有出口的地方现在都成了布满数以千计的反坦克地雷的雷区。

马斯中将听到报告，惊讶的目瞪口呆，他们要干什么，疯狗要干什么？

“立刻派人扫雷，立刻。”他对部下叫道。

广场四周的巨大爆炸已经使整个广场陷入混乱，人们开始惊叫，开始向四面八方无目的的逃窜。

大量的军警开始向骚动的人群靠近，人墙，盾牌，军警们忙作一团。

“空中，看呀，看空中那是什么？”嘶叫呐喊的人群中有人指着广场的上空惊叫道。

“嗖……”一枚火箭弹贴着一架直升飞机一侧飞过，吓的驾驶员一身冷汗，然后驾驶员发现，火箭弹是从上面打下来的，他惊讶的抬起头。

天啦，他看见一群伞兵以难以置信的高速度从天而降！

复仇之锤！

当马斯中将看见天空中高速飞翔的伞兵的时候，整个脸如同突然被人一拳打扁一样难看。

“动力伞！”

没错，疯狗带着自己在非洲某军事基地秘密训练的恐怖分子用动力伞从天而降，动力伞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第一次使用的特种兵种的武器，它的伞形似柳叶，在降落伞中有个下降高度和滑行距离的比值，一般降落伞是每下降一米，滑行距离是3米到5米，而柳叶伞完全是根据滑翔机的机翼改装，每下降一米，可以滑行距离15米，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技艺高超的伞兵甚至可以象使用滑翔机一样使用它。

美国人在柳叶伞上增加了动力装置，每个伞兵背后装置上白桦木制作的螺旋桨，可以达到时速40英里，也就是近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高速飞行，可以在平地上直接升空，因为全身基本无金属结构，雷达根本无法探测。

而现在，疯狗的突击队员在空中速度很可能达到时速100公里。

疯狗和他的突击队员们象苍鹰一样扑向置身于广场中央，孤独的三个身影，女王，王子，主教阁下。

“轰……”一团耀眼的火焰，一架直升机在空中被火箭弹击中，碎片和燃烧的残体夹带着火焰落在人群密集的广场上，下面一片尖利的惊叫。

“哒……哒……哒……”另外几架武装直升飞机开始象空中的恐怖分子射击。

但是恐怖分子高速飞行着，目标小，移动快，武装直升机在空中显的有些笨拙。

“哒……哒……哒……”终于有一个恐怖分子被重机枪打中，空中飞扬着被打碎的螺旋桨碎片，失去控制的柳叶伞立刻皱成一团，伞兵象一个失去

脑袋的蜻蜓一样转着圈向地面栽去。

“毒蛇，白鲨，饿豹，攻击地面目标。”疯狗用无线通讯命令道，“黑鹰，消灭空中目标。”

跟随疯狗的突击队员有50多人，被分成10人小队，疯狗自己带领一队，其它四队分别由骨干带领。

毒蛇和所属的突击队员，用阻击步枪在高速飞行中向地面目标瞄准着，女王身边不断进射出火星和子弹在周围爆炸的弹坑。

白鲨和饿豹带领着队员用轻机枪射击着，但是发现距离太远，于是开始向下俯冲，他们的轻武器不能象阻击步枪一样射击800到1500米的距离，仅仅在400到600内有足够的杀伤力。

黑鹰在空中和武装直升机正快速的穿插着，有效攻击距离仅仅500米的火箭弹不停的给直升机造成极大的威胁，广场的上空战成一团。

疯狗发现在空中无法有效攻击地面目标，而且已经有数十名军警冲到了女王的面前，王子已经饮血当场，主教也挂彩，但是作为主要目标的女王，仍然没有被击中。

“用火箭弹打地面目标，快，快，快。”疯狗叫道。

轰、轰、轰，三枚火箭弹拖着尾烟向地面上的英国女王飞去。

一片爆炸以后，地面躺倒一片尸体，女王依然没有被打中。

“毒蛇，带领队员和我着陆作战，你降落在教堂和女王之间，我们两面夹击，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杀死目标。”疯狗命令道。

将近20名恐怖分子降落在广场的无人区，四周的军人正在铺天盖地的包围过来，而恐怖分子的中间，是已经一身血污的英国女王和数十名军警。

“白鲨，掩护我们。”疯狗叫道。

疯狗带领着突击队员冒着乱飞的子弹向数十米外的女王射击着，同时一马当先，努力缩短着距离。

“喀……喀……喀……”疯狗手中的轻机枪把一名挡在女王前面的军警打的象马蜂窝一样，但是，这名军警倒下后，立刻又有人挡在面前。

50米，疯狗离女王仅仅还有50米，他手中的轻机枪激动地跳跃着，他看不见身旁的突击队员一个一个倒下，他只能看见那个目标，杀死她，造成国际影响，让爱尔兰地区事件国际化，杀死她。

45米，疯狗已经看见那个他要杀死的女人的惊恐的脸，子弹划过自己的耳朵，呼啸声几乎震破了耳膜，爱尔兰人的希望，杀死她。

40米，疯狗突然感到左腿一热，整个奔跑的身体一下失去平衡，向一边摔倒，整个左腿失去了知觉，疯狗这时候才发现，身边的突击队员已经全部丧命，而女王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疯狗挣扎着抓起枪，要瞄准射击，要杀死那个女人，一定要杀死她。

“哇……哇……哇……”一串火热的仿佛熔化的子弹穿透了疯狗的右臂，疯狗的整个右臂和右肩被打的露出了白色的骨头。

疯狗整个身体象后一翻，躺倒在广场上。

“疯狗，坚持住，我们来啦。”他模糊的听觉听见饿豹的声音。

“疯狗，疯狗……”好象是黑鹰的声音，疯狗挣扎着支撑起身体，咬着牙用左手抓起身边的冲锋手枪。

“杀掉英国人的女王，不要管我，不要让爱尔兰弟兄们的血白流了。”疯狗咬牙切齿的说道。

“喀……喀喀……喀……”疯狗左手的冲锋枪弹出无数弹壳。

女王身边的军警开始向躺在地上的疯狗包围过来。

这时候，从高耸入云的圣约翰教堂的顶端跳下一个浑身生物铠甲的身影，从数百米的高空中下地面急坠。

远处的人们都看见了这个身影，都张大了嘴巴，全惊呆了。

狼王早就潜伏在圣约翰教堂的顶端，当疯狗带领着爱尔兰恐怖分子和英国人激战的时候，狼王面露笑容的在一旁欣赏着，也细心观察着他们使用着各种武器。

狼王纵身一跃而出，当急坠的身体快要靠近地面的时候，狼王用左臂的磁力盾牌产生向下的力场，整个身形缓慢下来，然后悬浮在离地面数米的位置。

接着，左臂一挥，几个腾挪，已经来到英国女王面前，狼王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女王身旁有名反应比较快的军警企图射击，狼王抬起左腿，一脚将他的头颅踢的粉碎，然后扬起右手，死光刀随手一挥，将这个世界上最显赫的女人切成了两段。

狼王将滚落在地上的王冠拣了起来，左臂的磁力盾牌发出强大的振动波，王冠上那颗兰色火焰的钻石立刻脱落下来，狼王将这颗硕大的钻石移近胸前，胸前的殖装护甲立刻打开，护甲伸出软组织将钻石抓住，吸收进了身体，严密的保护起来，护甲又关闭如初。

半支撑着的疯狗看见恶魔一样的狼王突然出现，把英国女王切成了两段。眼睛都激动的发光了，他狂笑起来，“哈哈哈哈哈”

周围的军警将子弹尽数送进了疯狗的身体，疯狗快乐的看着不远处的英国女王的尸体，口中喷出鲜血，但是仍然止不住狂笑，在疯狂的喜悦中，疯狗的身体跳动了两下，永远的摔在地上。

狼王抓起地上的一挺恐怖分子留下的轻机枪，将火舌吐向四周的军警，嘿嘿冷笑道，“现在才是刚刚开始呢。”

金头发的艾娜和被称为黑鹰的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突击队员正面对着疯狗麦丁道尔的尸体。

“麦丁……麦丁……”金头发的艾娜的蓝眼睛里面不停流着眼泪。

“他的愿望实现了，相信他最后是快乐的，英国人的女王被杀死了。”黑鹰低声说道，“毒蛇说麦丁道尔最后是笑着的……”

黑鹰看了一眼金头发的艾娜的表情，话说了一半，就闭上了嘴，然后默默的退出去了。

“毒蛇的伤势怎么样？”黑鹰问身旁的一个队员。

“很糟糕，现在还在发烧。”对方答道。

“那个人真是凶神。”黑鹰暗想。

旁边有个队员问道，“黑鹰，我听其他人讲，是被一个象魔鬼一样的人打伤的，是吗？”

黑鹰看看四周，没有需要自己帮忙的事情，答道“是啊，就是那个凶神杀了英国人的女王。”

“哦，真是奇怪，他杀英国人的女王，又伤我们的人，怎么回事啊？”这个队员迷惑不解。

“当时，我正在距离麦丁不远的地方，我和饿豹看见麦丁被围起来，想

救他，但是……”黑鹰说着，摇了摇头，“我看见那个凶神从教堂顶端跳了下来，几百米高的地方，居然就这样跳下来啦，然后把英国人的女王劈成了两瓣，抢了王冠上的钻石，从地上拿起一把轻机枪，开始攻击四周的英国军警。”

“那些军警象被割掉的麦子一样一片一片的倒在地上，他射击的真准，简直弹无虚发。”

“后来，因为我和队员降落到地面，空中还有好几架直升飞机，立刻轻松了很多，开始射击地面目标。我们被打的好惨。我的队员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候受伤的。”

“有两架直升飞机悬在半空，对那个凶神恶煞的家伙攻击，一串串的中机枪子弹在空中划着轨迹打在他周围。”

“他居然用轻机枪还击，双方互相对射，互不相让，我们当时都认为这个可怜的家伙肯定会被打成一堆骨架。”黑鹰叹息道。

“结果呢？”队员问道。

“他把其中一架直升飞机给打下来了。我清晰的看见，他打碎了离他三百多米的一架直升飞机的防弹玻璃，把驾驶员打的血肉模糊。”

“后来呢？”队员问道。

“后来他手中的轻机枪用光了子弹，这时候离他不远的毒蛇把自己手中的一挺轻机枪远远扔给了他，他没有接，从地上拿起一只阻击步枪，我好象听见他哼了一声，然后抬手就给了毒蛇一枪，子弹从左脸射进去，从后面出来，我们都以为毒蛇完蛋了呢。”

队员听的目瞪口呆。

“最后他用那只阻击步枪把那架直升飞机打的不敢靠近，只敢在高空盘旋，真是难以置信啊。”

“后来我和我的队员把疯狗麦丁的尸体和毒蛇背着，用动力伞从广场上升起飞，我们最后看见那个凶神还在一枪一枪的点射周围的其它人。”

队员听完，唏嘘不止。

第十六章 爱尔兰之子

爱尔兰人为麦丁道尔和所有的牺牲的战士举行仪式。

金头发的艾娜，为爱尔兰的勇士们祈祷。

“天父啊，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认为爱尔兰人可以和您说话，您也无时无刻不在指引我们。”

“但是，现在，您把整个爱尔兰人的希望从他们的身边夺走了，虽然您可能非常的需要他。”金头发的艾娜说着，已经泣不成声，周围的爱尔兰妇女开始哭泣，其他坚强的战士们也咬紧了嘴唇。

“每一个伟大的捍卫者，每一个民族的勇士，在达到勇敢无畏和坚韧顽强的崇高境界的过程中，我们坚信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我们爱尔兰是坚强的民族，而麦丁和他的同伴们，是我们民族中最坚强的战士。”

“他捍卫的不是自己的财富，是爱尔兰人的财富，他奋斗的不是自己的

荣誉，是爱尔兰人的荣誉，我不知道，还有谁象他这样象火山一样充满激情，用整个生命来呼唤和指引着爱尔兰人。”

“他的激情可以让英吉利海峡的滔天巨浪逊色，因为连整个英吉利海峡都已经臣服在英国人的脚下。”

“爱尔兰人需要爱、自由，但是一个在心灵上死亡的民族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的爱和自由。”

“我们曾经在无数的妥协、软弱、被欺骗中走来，我们在这些经历中失去了我们民族的所有全部。”

“还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得到了稳定和幸福，如果奴役可以换取幸福，那绝对不是爱尔兰人的幸福，虽然也许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民族，愿意把这样的道理供奉成他们的法律。”

“我们也曾经迷茫过，甚至胆怯过，软弱过，曾经想过接受这样的事实，接受其他民族对我们的统治。”

“但是，我们感觉到失去了爱，失去了所有曾经表现出无限热爱我们的人们的期待，就象今天的麦丁道尔，他把他的爱留给了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爱尔兰人的权利，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一切，那个时候，爱尔兰人是否敢扪心自问，爱尔兰人还有什么？”

“在我的感觉中，爱一定是和恨形影不离，在激情澎湃的心胸中，你怎么可能不恨一个人，同时又不对任何人动心。”

“回忆……她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陪伴麦丁的岁月里面，他给我留下了无数的回忆，我对这些回忆不能发号施令，也无法置之不理，她时常在我的脑海中真切的重新浮现出来，甚至有时候让我有一种错觉，也许，他仅仅是暂时离开了我们，去了一趟伦敦，或者非洲，他还会回来。”

“我也曾经想象过，麦丁道尔的心中，一定也有许多的回忆，当他还象所有的爱尔兰少年的时候，他的梦想是什么？我常痴痴地想知道答案，他的世界应该有无数的憧憬和美好的想象，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有时候，我能够感觉出来，他喜欢平静的生活，向往着我们永远无法得到的那种幸福。”

“如果说爱一个人就是为他付出，那么爱自己的同胞会是如何做呢？我们现在分享着麦丁的爱，他远去了，但是爱却象影子一样残留在记忆中。”

“付出所有能够付出的，却无法得到想要得到的，爱尔兰人，为何还不为你痴傻的儿子哭泣……”金头发的艾娜说到这里，不禁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天父啊，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麦丁……”所有的爱尔兰人都伤心的回忆着这个疯狂的爱尔兰人，他曾经在一所大学里面教导学生历史，现在仿佛又一次带领爱尔兰人找到光明。

冥冥中仿佛有个声音。

爱尔兰，别为我哭泣。

